

濂溪集叙

會官太學時嘗得濂溪先生
年譜一書為友人借去竟失
之猶記題引者為張元楨氏
云曾得周子大成書於某處
缺其中年表一帙欲檢中秘



書抄補之以史事嚴不及其
所謂大成書者會迄未之見
也癸卯歲拜道州之命意故
里家塾當必有之幸當獲覩
其全既抵任拜先生祠下退
而訪其嗣孫翰博繡麟求家
傳遺書出濂溪遺芳集一冊
相示荒雜不倫并年譜及先
生述作亦復闕遺因嘆文獻
凋落當函改刻迺復出年譜
抄本及搜錄詩文凡若干會
受歸而讀之其間又多訛脫

乃謬以己意畧加考定而編
次焉曰遺書曰事狀曰年譜
曰歷代褒崇而賢士大夫先
後表彰著在紀述者亦附錄
之使後之人有考并圖其山
川書院於卷首雖未能萃先
生之大成然學者溯是而求
焉亦可以得先生之大致矣
因題曰濂溪集刻置書院以
備是邦文獻之闕若乃先生
之學則圖說通書固與論孟
並行於世無待於斯而後傳

矣

嘉靖甲辰五月既望

後學漳浦王會識

刻濂溪周元公集叙

撫臺趙公經文緯武節制全楚重禮教卹
災患賦平刑清庶政以和于是涉洞庭陟
衡嶽傳節九疑蒼梧之境若曰邊徼經畧
有未盡乎乃修廢官飭武備疆圉孔固按
春陵念濂溪故里也遺跡無不游覽拜祠
下肅然起敬躬為文以弔之謂祠宇簡陋
非安神崇賢之意時郡理弘庵崔君晉州

事祇奉惟謹則為之革故鼎新堂室門廡不日告成疏沼植蓮復五星墩置祭田亦罔弗備夫此元公之鄉前守史君表厥宅王君憫其廢皆未及充拓茲興起有時丕闡在人因

撫臺之加意而崔君能共厥事固天理之在人心不容泯其數殆亦非偶然者崔君復謀於鄉先生東川日洲諸公刻元公集以傳余甫任編次將告成謂宜叙諸簡夫是集所載圖說易通皆幼嘗習熟獨月巖星墩向聞之未知若此竒也况山川拱抱風氣攸萃所以篤生異人上接孔孟之傳下衍程朱之緒固天造地設而非人之所能為也及考元公弱冠聞道遂登仕籍位不大顯獨不忍違清時志行高潔而循由由與人為善無所不至吟咏應酬之作

率和易冲粹無一毫勉強意必之私庶幾
哉無可無不可非顏閔不足以擬之使得
游孔門奚直速肖已哉惜乎有醇儒而不
能用此宋之所以止於宋也我

朝道學大明先生之言固家傳人誦然不泥
詞章訓詁能窺公之堂奧寧幾人哉此集
傳而人之景行若發蒙矣以是知

撫臺為世教計而崔君之政之學可謂能
先其大者云附其說編左

萬曆三年歲次乙亥春王正月上元湖廣
永州府知府前進士侍

經筵官兵科右給事中東郡丁懋儒撰

刻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序

濂溪先生崛起春陵默契道體繼孔孟真傳開程朱來學吾道正統也歷代褒嘉其來尚矣雖宦寓江州而我營樂鄉安定山實誕生之地去州治十五里許即先生故居子姓繁衍家廟在焉紹興己卯建祠於學宮西徙其胤子翰博君居祠下而家廟在營樂鄉者遂為故里歲久頽圯先文宗

廬山胡公嘗歷其地甚以卑隘為歎復遷
原所迺命羅州守營建廳堂一層猶不足
以聳觀也萬曆癸酉冬四府崔弘菴公以
賢能委攝州事至則政教修明崇重儒道
慨然有表章修復之志適中丞汝陽趙公
按州瞻拜祠下環視弗稱而以改建鼎立
屬公公益銳意經營里有五星墩誌載應
公之生者久沒於豪右即捐金恢之舊有
祠湫隘復市近宅田大拓其址建正廳五
楹以妥公像移昔廳于後為客堂左右各
建書舍六楹俾子弟肄業其中最後建室
五楹為歲時宅眷屬以別內外也前儀門
大門各三楹厨庫廊舍咸備繚以垣墻先
繪圖呈中丞公咸協其意公即市材鳩工
刻日興作期奏盛美仍捐已費若干市近
宅常稔田二十畝有奇俾子孫世守以供

祀事祠前開沼植蓮以存公之遺愛嗟夫
崇德報功尚義樂施人罔不知之顧有是
志而或限于勢：可為矣而復靳于財均
之不能有為也茲能贊中丞公志規畫措
置悉出已有而不傷乎民非公疇能之載
閱漁溪集舊刻蕪漏不稱文獻即以公餘
校讐刪繁補畧凡係先生之言行者悉錄
之諸後人詩賦不與焉類編梓成足為全
書其大造于先賢何如也嘗攷公為江東
望族世有顯者能任事令先君筆山翁以
名進士為

熙朝柱史按部八閩時曾捐貲為考亭浚易
田二百畝俾世供祀事閩人頌之仁聲義
聞先浚一轍公誠有所受之也故德業聞
望推重一時楚人士能悉之此舉特德政
中一事耳豈足以槩公平生哉余因博士

君聯官之請業已立石祠中復僭書於簡首以垂不朽云

萬曆二年歲次甲戌夏四月吉旦後學郡人

黃廷聘謹識

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序

天開宋文治故奎聚五星於時周元公生
春陵其地亦有五星墩焉蓋天地協祥以
篤生真儒宜乎其上接孔孟千載如綫之
緒以開羣迷于無窮也今觀太極易通之
作闡洩元化默眎道體有功於先后甚大
視夫訓詁詞章非不能羽翼吾道而已非
聖賢相傳之心印矣故歷代褒崇特厚而

我

朝復有加焉非過也宜也顧規制弗飭典烏
 乎稱而文獻罔徵后何由考我太府王會
 泉公嘗有志而未逮也癸酉冬四府崔弘
 菴君以賢受知當道檄署州事甫至謁先
 師畢即拜元公祠、故建學宮西近遷故
 里亦稍隘而子姓廬舍又相去數十武許
 及考五星墩已沒于豪右者強半崔君即
 捐已貲復之仍增市近田供祀事尋謀所
 以修拓其祠宇者而后為之集會中丞趙
 汝泉公按部至亦往拜之慨其祠宇弗稱
 崔君對悉如前汝泉公大稱賞令繪圖估
 費次第營之而集之作備載元公事其未
 備者參之江州本補焉奠公文若諸記得
 並載如詩賦惟錄同時者此外雖工弗收
 明此為元公集而非以侈翫詠也茲集出

天下曉然知元公之濂溪在春陵而其寓
廬山不能歸亦以濂溪名堂者正丘首之
意也噫聖賢雖以天下為土而稟山川靈
秀以生忍遽忘其本哉元公復起當不易
吾言矣

萬曆甲戌夏四月吉后學郡人呂藎謨

長洲縣誌

濂溪先生祠在縣學西濂溪坊內祀周元
公茂叔也初元公孫興裔以和州觀察使
駐劄平江奏立祠於吳縣胥臺御後其裔
孫文英南老自道州來吳因家焉祠在胥
臺者屢復屢廢正統元年四世孫浦洲等

始遷於濂溪坊內名其堂曰崇本有司世
擇嫡孫死弟子員給衣巾奉祀大學士王
直有記

濂溪坊在資壽寺巷濂溪先生祠旁天順
五年建

此濂溪先生故里也在永州府道州營樂里距州
西十五里即古營道縣先生家焉左龍山右豸嶺
岡隴丘阜拱揖環合相傳有五墩繞宅若五星焉
世久為鄉人所夷僅有其一先生於此山之西
石壁有古刻道山二大字下有石竇深廣莫測有
泉湧出所謂濂溪者也清冷瑩徹如飛霜噴玉不
溢不涸知州方進刻其上曰聖脉故人呼為聖脉
泉之上有亭曰風月沿流而東為濯纓亭又東
乃故居家廟在焉厥嗣孫居之又東為大富橋先
生初年釣游其上濯纓而樂之即其地也夫吾楚

山川雄勝迤邐而南浩瀚如洞庭峭拔如衡嶽至
九疑列峙瓌奇異狀而極扶輿之精必鍾於人先
生以直接軻氏之傳篤生其間以應乾德聚奎之
兆蓋亦非偶然也萬曆甲戌春撫臺趙 按屬至
即謁奠祠下環視故居祠宇湫隘弗稱遂命庀材
鳩工飭新之厥制前堂後室兩翼列峙而重門嚴
邃務極宏麗以示尊崇之意時本府節推崔適視
州篆又為增廓近宅田以供祀事其所謂五墩者
雖夷頽過半俱跡其舊復崇焉珠聯錯落儼若五
星矣夫天不愛道五星聚地不愛寶五墩列茲又
復舊墩於久廢之餘以補造化之所不及而况祠
宇煥然瞻者起敬周子之道不亦愈明於今日哉

郡人蔣春生識

右濂溪書院一在府學後高山寺之右嘉靖末知府黃翰建扁曰宗濂書院郡人蔣春生為之記一在州學西代有沿革今考宋南軒張栻以先生倅永闢祠堂於郡學殿宇之東今廢而在州者則自宋元以來若向子志鄒粵趙汝誼先後修葺

國家崇重道學首建書院弘治正統間知府曹來旬知州方瓊相繼修理而御史姚虞檄視州事通判金椿重建嗣孫翰又增飾之前為御賜亭即宋理宗賜也左右二坊曰光風曰霽月亭二曰太極曰愛蓮詳載碑刻視昔煥然改觀矣夫先生之學再

闢渾淪續道統之傳於千載之後固天下後世之所崇祀而景仰之者故書院之建何處無之而吾永乃先生故里道學淵源風韻不泯士類依歸而尤切衣被者也是故誠不可不加之意也已

右月巖在故里西八里許有山拔聳中為巖洞東西兩門相向可通往來望之若城闕然洞半嶺虛而圓東西望之如月上下弦至中則復圓又如月之望隨行進退盈虧焉形象月故曰月巖相傳先生太極圖得之此雖未必然嗚呼伏羲作易畫卦亦以觀察取求則是圖之作理或然也洞高可四五十丈竟可容數千人中有濂溪堂奇石峭壁相逐如走貌俯顧如伏犀蹒跚如龜翱翔如鳳蜿蜒如龍蛇石液凝注望之若欲滴西壁有石筍矗立下有竇深黑不可入然鳥音人聲響應鏗錚如奏

笙簧亦天造奇觀也

像贊

朱熹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
言固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金華宋濂曰濂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顴
而微收然頤下豐腴修目末微聳鬚疏朗微長頰
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褒袖緣以皂白加
服緣如之裳無緣烏赤色袖而玄清明高遠不可
測其端倪

年譜

山陽度正著

宋真宗天禧元年丁巳月日先生生于道州營道縣
之營樂里諱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諱改惇頤
維周之先自帝嚳生后稷至太王邑于周後遂以
為氏漢興封周後於汝南先生益其後也世家營
道莫詳其遷徙所自族衆而業儒曾祖從遠祖智
強智強五子長識天聖五年王堯臣榜第二甲及
第終汀州上杭縣令次鐸次正皆不仕次輔成次
伯高舉進士某年特奏名迪功郎輔成即先生父
也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六舉以上特奏名賜進

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英道州營道縣營樂鄉鍾
樂里樓田累贈諫議大夫先娶唐氏生礪礪生仲
章唐卒左侍禁鄭燦其先成都人隨孟氏入朝因
留于京師有女先適盧郎中盧卒後為諫議公繼
室是生先生謹按濂溪在營道之西距縣二十餘
里蓋營州之支流也以營道大富橋古碑記考之
自有所謂濂水者蓋春陵溪泉之名大率多從水
如洄溪漣泉湧泉之類濂溪亦然耳而蘇文忠公
黃太史皆其同時人乃專指清濂為義若先生名
之以自況者不知何所據也先生嘗寓潯陽愛廬
山之勝貧不能歸遂卜居其下因溪流以寓故鄉
之名築室其上名曰濂溪書堂示不忘父母之邦
之意學者宗之遂號為濂溪先生云

二年戊午

三年己未

四年庚申

五年辛酉

乾興元年壬戌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

二年甲子

三年乙丑

四年丙寅

五年丁卯

六年戊辰

七年己巳

先生時年十三志趣高遠里有濂溪溪有橋橋有小亭先生嘗釣遊其上吟弄風月至今父老猶能言之

八年庚午

九年辛未

先生時年十五侍禁之子龍圖閣直學士鄭珣令先生同母兄盧惇文挈之遂偕母僊居縣太君自營道濂溪入京師依舅氏

明道元年壬申

二年癸酉

景祐元年甲戌

二年乙亥

三年丙子

先生時年二十行義名稱有聞於時龍圖公名子皆以惇字因以惇名先生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故

盧氏子亦名博文

四年丁丑

先生時年二十一七月十六日僊居縣太君鄭氏
卒葬于潤州丹徒縣龍圖公之墓側

寶元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先生時年二十四服除從吏部調洪州分寧縣主
簿

慶曆元年辛巳

先生時年二十五按先生序彭應求詩自言慶曆
初為分寧主簿當是此年赴上時分寧縣有獄不
決先生至一訊立辨士大夫交口稱之嘗被臺檄
攝索州盧溪鎮市征局鮮事表之進士來講學於
公齋者甚衆

二年壬午

三年癸未

四年甲申

先生時年二十八部使者以為才奏舉南安軍司
理參軍

周元公集
五年乙酉

先生時年二十九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忍為也逵感悟囚得不死

六年丙戌

先生時年三十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為友令二子師之反為郎每遷授當舉代輒以

先生名聞二子即明道伊川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伊川生於明道二年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耳故明道傳云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惇實論學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以轉運使王逵薦移彬州彬縣令長沙王民極云先生首修縣學有修學記

七年丁亥

八年戊子

先生時年三十二為彬縣令知州事職方員外郎

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嘗聞先生論學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請得為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二年而後有得初平兩知彬州按題名記此再任時也

皇祐元年己丑

先生時年三十三李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為護其喪歸塋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

二年庚寅

先生時年三十四為彬州桂陽令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五年癸巳

先生時年三十七先生在彬桂皆有治績諸公文薦之

至和元年甲午

先生時年三十八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初仕分寧始至能辨其疑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

二年乙未

嘉祐元年丙申

先生時年四十以太子中舍僉署合州判官事先
生性好山水沂峽至秭歸聞龍昌洞之勝與廬陵
蔣槩洪崖彭德純遊焉蔣記之事見秭歸集至十
一月至合州十日視事有回謁鄉官昌州司錄黃
君慶牒尋轉殿中丞賜五品服

二年丁酉

先生時年四十一正月十五日作彭推官宿崇勝
院詩序九月回謁鄉士牒稱爲解元才卽今不詳

其爲誰氏子當是去年鄉貢今年南省下第而後
者聞先生學問故來求見耳遂寧傅者伯成少有
俊才年十四薦於鄉先生妻黨陸丞自小溪解官
東歸過合陽爲先生言傳之爲人先生致書於傅
傅答書云執事以濟衆爲懷神所勞賚故得高士
與施至術而心朋遠寓名方豈不勝哉賤子聞之
弗勝喜蹈書言心朋意似指二程後書又云遠遠
高賢鄙吝復萌曩接高論固多餘意行思坐誦嘿
有所得不遂溺於時好失於古道也時傅已來合
陽見先生矣後書又謂蒙示說始意遠而不迂詞

簡而不法雜之元結集中不知孰為元孰為周也
盧次山謂其詞深義密如軻之文鄭夫人前遠盧
即中次山必其族黨之知學者咏其言尤為知先
生是歲有傅和先生席上酬孟翱大博詩

三年戊戌

先生時年四十二傅伯成請策題先生未暇作因
遣人至遂寧探問新合州使君有書寄傅且託買
皂紗作夏衫并樗蒲綾袴段二箇按先生在合州
與同事者三人何涉董宗式李艷何涉之來在先
生前李艷在四年十月惟宗式在三年三月此乃

二月四日書則所探新合州為宗式無疑耳

四年己亥

先生時年四十三左丞蒲公宗孟從蜀江道于合
初見先生相與款語連三日夜退而嘆曰世有斯
人歟乃議以其妹歸之

五年庚子

先生時年四十四六月九日先生解職東歸時呂
給事陶為銅梁令有送先生序并詩今載集中先
生初娶職方郎中陸叅女封縉雲縣君按嘉祐二
年傅與先生書云封君尊候康寧又云聞封君雅

周元公集
候甚平復當是素抱疾故門人書問及之然竟以不起又按呂和叔有詩賀其弄璋未知陸所出否也至是再娶太常丞蒲師道女是為左丞宗孟之妹左丞二妹三妹其別黎即十娘詩云六娘周家婦晚方偶良姻乃是我手娉不見五六春是也先生合士之從之者衆矣而尤稱張宗範有文有行故名其所居之亭曰養心且語以聖學之要其汲於傳道授業也如此一郡之人心悅誠服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人亦不從既去相與祠之南禪正少時猶及見之按劍門集有先生詩先生在合陽無因過劍門或是嘗過閬中蒲氏聞劍門之勝因往遊耳先生東歸時王荆公安石年十九提點江東刑獄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是歲趙清獻公抃以言事切直出虔州

六年辛丑

先生時年四十五遂寧傅者登第相遇京師先生刺云從表殿中丞前合州從事周某專謁賀新恩先輩傅弟三月十二日手謁是歲二月辛未御崇政殿試禮部進士三月癸丑賜進士王俊民等一

百三十九人及第傳第三十人十二日則唱名之
三日耳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先生前在合陽或
譖之清獻清獻臨之甚威先生處之超然清獻疑
終不釋至是熟試先生所為執其手嘆曰幾失君
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
終其身

七年壬寅

八年癸卯

先生時年四十七行縣至雩都邀餘杭錢建侯拓
四明沈幾聖希賢遊羅巖正月七石刻石四月壬

申朔

英宗登極遷虞部員外郎追贈父桂嶺君爵即中五
月作愛蓮說是歲虔州民家失火焚千餘間朝廷
行遣差替時先生季點外縣不自辨明韓魏公曾
曾公皆知之遂封移通判永州程師孟吳下人樂
易純質喜為詩時知洪州以詩送行

英宗治平元年申辰

二年乙巳

先生時年四十九三月十四日有同宋復古遊廬
山大林寺至山巔詩復古名迪善畫江南西路轉

月元公集
運使成都李公大臨才元詩謁先生于濂溪云簷
前翠靄逼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閒指江州之濂溪
也運使李公丁憂四月先生以疏慰之清獻公自
成都寄詩先生云君向濂溪湖外行倅藩仍喜便
歸程指道州之濂溪也按成都記清獻以是年四
月視事所寄詩當在四月以後十一月合饗天地
于圜丘先生遷比部員外即在武昌嘗以詩一軸
遞中寄蒲左丞除夕方達次年正月左丞成十詩
答之今載清風集

三年丙午

四年丁未

先生時年五十一先生素貧初入京師鬻其產以
行擇留美田十餘畝畀周興耕之以灑掃其父即
中之墓至是自永州移文營道言之因携二子歸
舂陵展墓三月六日與鄉人蔣瓘區有鄰歐陽麗
理掾陳賡同遊含輝洞洞在今營道縣南二里刻
石其陰八月營道給吏文付周興從先生之言也
神宗登極遷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加贈父諫議
大夫六月十四日與其兄之子仲章手帖云可具
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是也其後帖歸

張敬夫今刻之道州桂林學宮先生在永三年嘗
作拙賦既去永人思之為立祠題曰康功胡宏仁
仲有詩云千古濂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江詩是
秋攝邵州事九月先生自邵陽發遶以改定同人
說寄傅伯成傅時知嘉州平羌縣明年傅復書云
蒙寄睨同人說徐展熟讀較以舊本改易數字皆
人意所不到處宜乎使人宗師仰慕之不暇也先
是邵之學在牙城之中左獄右庾卑陋弗稱先生
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悚然乃度高明之地遷
于城之東南逾月而成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

先生時年五十二荆湖北路轉運使孔廷之為先
生作邵學記書曰治平五年正月三日其日先生
率僚吏諸生告于先聖先師亦書治平五年

神宗即位改治平五年為熙寧元年時改元詔未到
故學記及祝詞皆作治平五年耳後人徇尋常利
便之說轉徙其學他所乾道九年知州事胡侯始
復其舊張敬夫為詳其事而記之呂正獻公著在
侍從聞先生名力薦之會清獻公在中書擢授廣
南東路轉運判官有啓謝正獻公云在薄官有四

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二年巳酉

三年庚戌

先生時年五十四擢虞部郎中擢提點廣東路刑
獄

四年辛亥

先生時年五十五以正月九日領提點刑獄職事
行部至潮州有題大顛堂詩時虞部郎中杜諳知
端州禁百姓采石獨知州占斷人號為杜萬石先
生惡其奪民之利因為起請凡仕於州者買硯毋

得過二枚遂為著令先生盡心職事務在矜恕得
罪者自以為不寃俄有疾聞水齧僂居縣太君墓
遂乞南康八月朔移知南康軍十二月十六日改
葬於江州德化縣清泉社三起山葬畢曰強疾而
來者為葬耳今猶欲以病污廡緩邪上南康印分
司南京

五年壬子

先生時年五十六平日俸祿悉以周宗族奉賓友
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曠然不以為意既
不能返其故鄉尤愛廬阜之勝遂於書堂而定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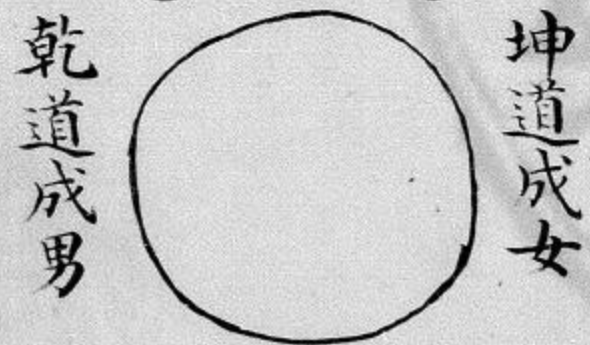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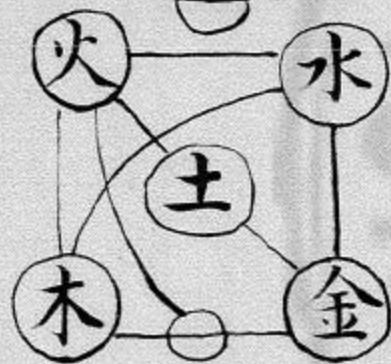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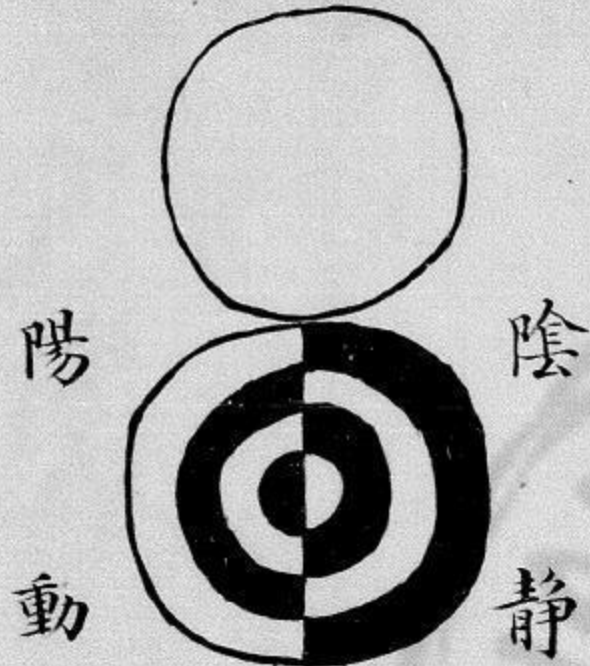
焉

六年癸丑

先生時年五十七清獻公再尹成都聞先生之去
拜章乞留朝命及門以六月七日卒二子壽燾時
皆太廟齋即以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先生於僊居
縣太君墓左從遺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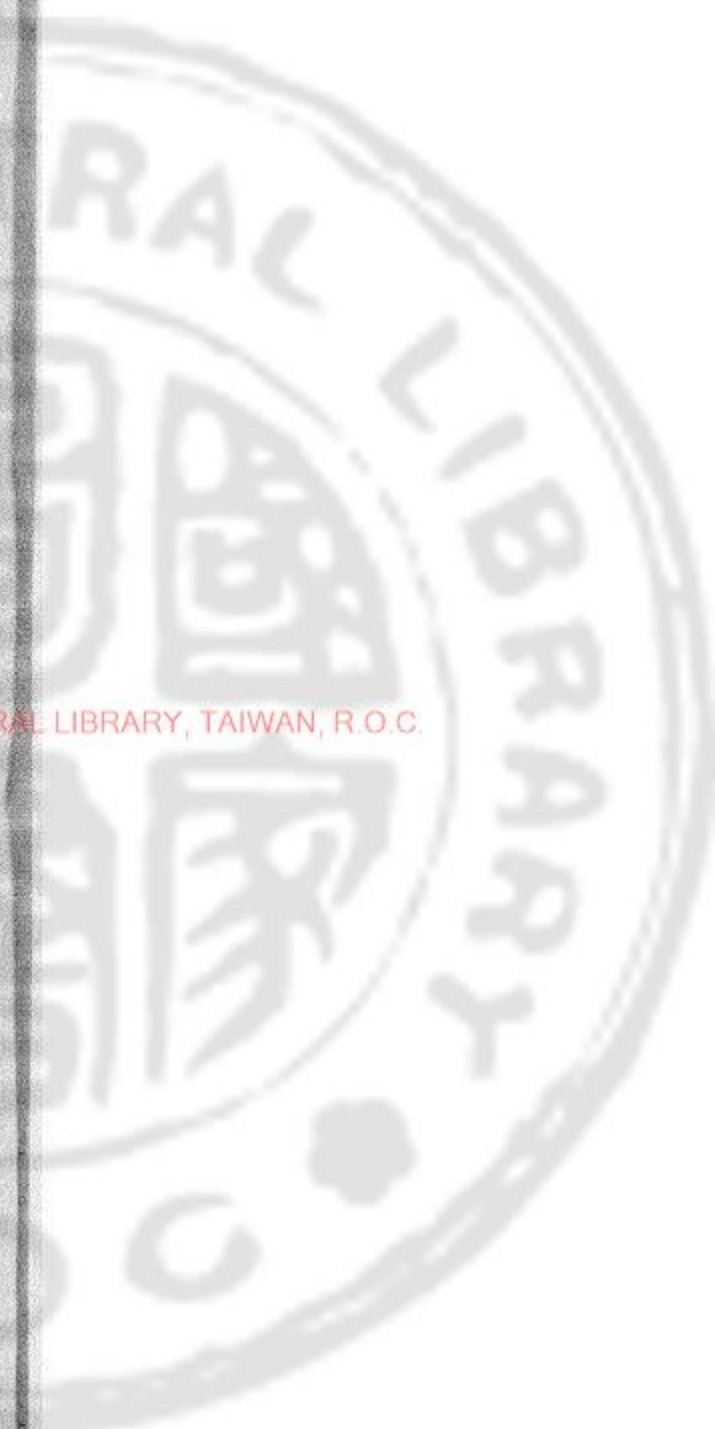
太極圖



萬物化生

元公遺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極圖說

朱子註解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
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
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
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始終而命之道也其
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也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
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

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
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
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
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
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
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
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
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
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

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变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
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
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
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
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
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
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

化而人物生、变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
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
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
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各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
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
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
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

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生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

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

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朱子曰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離乎陰陽而為言爾①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②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③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④

者☯之根也(者)之根也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

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

①陰盛故居右②陽盛故居左③陽禪故次火④陰禪故次水

⑤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

上陰根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而土()而

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①○②○③○④○⑤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

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

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名一其○無假

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

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
 ○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
 太極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
 是乎在矣然形_☶之為也神_☵之發也五性_{☵☶☱☲☳}
 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
 下之動所以紛紜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
 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
 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當
 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_☵
 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_☶也○
 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
 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_{☵☶}天地日月四
 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
 此而吉也小人之放肆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
 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_☵也物
 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_☶也物之終也此所
 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
 太極_{☵☶}之謂也

通書

誠上第一章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

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
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
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
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
於圖已為五行之性矣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
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

是也

誠下第二章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
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順之
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爾

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爾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机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第三章

誠無為

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

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致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聖第四章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
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
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烏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慎動第五章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章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廊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廊爾

言為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章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

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間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正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入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火水金木而即其中以為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章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不幸為尤大也

思第九章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禮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處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欲而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志學第十章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晞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思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章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困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天下之本在君之本在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章

十室之邑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章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後樂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章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實修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

爰敬第十五章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人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則改之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以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

彼豈無畏邪烏知其不能改

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章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

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

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樂上第十七章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

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爾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燥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經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章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鬯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

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樂下第十九章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章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

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廢矣乎

此章之指最為切要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公明第二十一章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

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章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
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

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大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大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與十六章意同

顏子第二十三章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

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忌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復恐或有悞或曰化大而化也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章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畧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章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復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章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章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卑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
人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章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
轅為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
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况不載
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所為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
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

周元公集
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特別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之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爾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

聖蘊第二十九章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

周易公集
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問天不亦樂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較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爾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章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章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章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狃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

親者難處踈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

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
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章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
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貞知道義之重而
不為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章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
陋也

擬議第三十五章

至誠則動：則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
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章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
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偽微暖其变千状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七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章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章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也

孔子下第三十九章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
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章

童蒙求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
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
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著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
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
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
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
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
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
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
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
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
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生靜之意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附錄

太極圖通書總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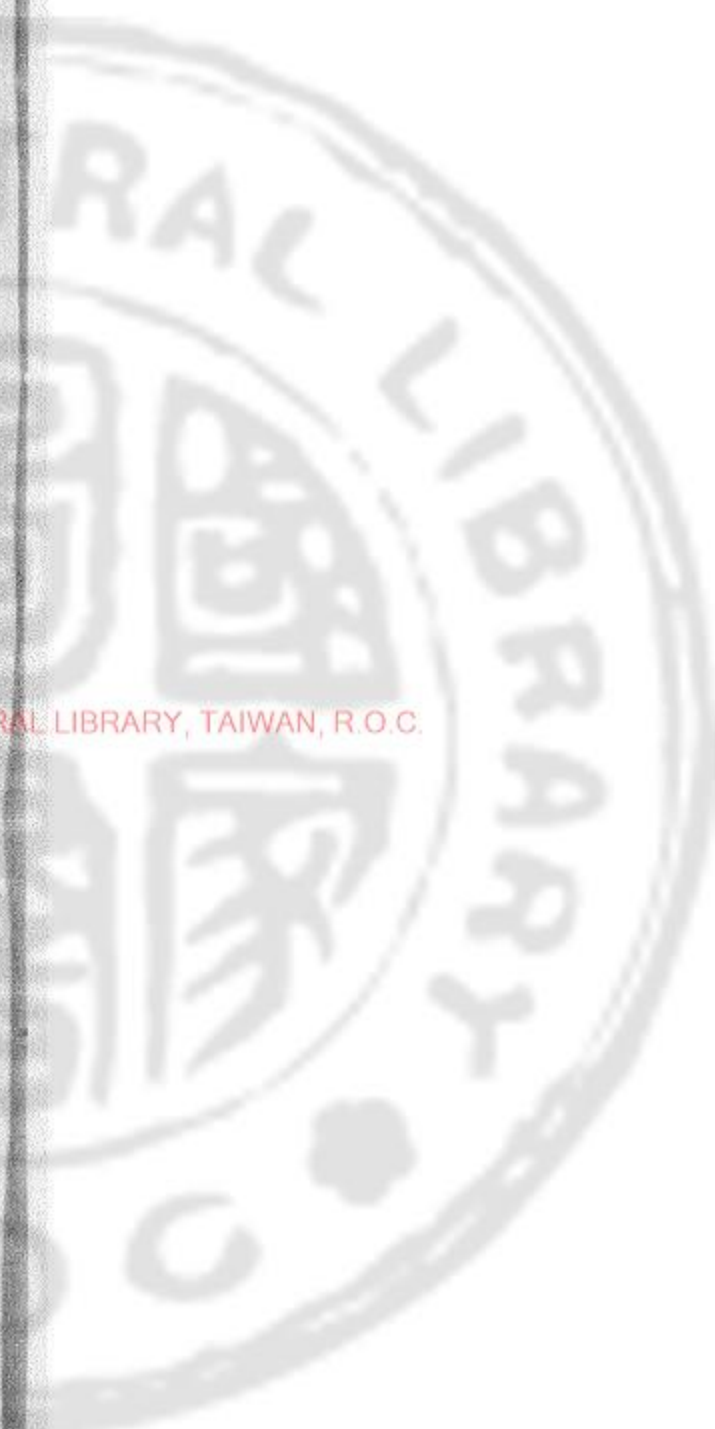
乾道己丑

朱熹

右周子之書一編今春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異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他本最詳密矣然猶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指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之書李仲通銘程郡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隋書
後刑寬居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
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
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皆失
之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傳篇章非復本次又削
去分章之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於書之大義雖
若無害然要非先生之舊亦有去其日而遂不可
曉者如理性命又諸本附載銘碣詩文事多重復
亦或不能有發明於先生之道以幸學者故今特
據潘誌置圖篇端以為先生之精意則可以通乎

書之說矣至於書之分章定次亦皆復其舊貫而
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
實刪去重復合為一篇以便觀者蓋世所傳先生
之書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謂易通疑即通書而易
說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蓄異書自謂有傳本亟
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皆舍去時舉子綴葺緒餘
與圖說通書絕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偽獨不知世
復有能得其真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
極精要微言湮沒甚可惜也熹又嘗謂朱內翰震
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种放穆修而來而

五峰胡公仁仲作通書序又謂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皆未見此誌而云：耳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

太極圖解序

張栻

二程先生道學之傳發於濂溪周子而太極圖乃濂溪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或曰濂溪傳太極圖於穆修：之學出于陳搏豈其然乎此非諸子所得而知也其言約其意微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通書之說大抵皆發明此意故其首章曰誠者聖人之說大抵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夫曰聖人之本誠之源者蓋深明萬化之一源也以見聖人之精蘊此即易之所謂密中庸之所謂無聲無臭者也至於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則是本體之流行發見者

故曰誠斯立焉其篇云五行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道學之傳實在乎此愚不敏輒舉大端與朋友共識焉雖然太極豈可以圖傳也先生之意特假圖以立義使學者默會其旨歸要當得之言意之表可也不然而謂可以方所求之哉

太極圖解後序

張栻

或曰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答問之見於遺書者大略可睹獨未及此圖何即以為未可遽示則聖人之微辭見

於中庸易繫者先生固多所發明矣而何獨秘於此耶栻應之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詳攷之當自可見學者誠能從事於敬真積力久則夫動靜之幾將深有感於隱微之間而是圖之妙可以嘿得於胸中不然縱使辯說之詳猶為無益也嗟乎先生誠通誠復之論其至矣乎聖人與天地同用通而復復而通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袞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即何緣知之蓋就天

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為以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為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為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以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為之比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地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拾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爾

通書後跋

張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于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棧刻于嚴陵學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睹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為豈不可歎哉惟先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

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無極而太極辯

極之得名以屋之脊棟為一屋之中居高處蓋衆木之總會四方之尊仰而舉一屋之木莫能加焉故極之義雖訓為至而實則以有方所形狀而指名也如北極皇極爾極民極之類皆取諸此然皆以物之有方所形狀適似於極而具極之義故以極名之以物喻物蓋無難曉惟大傳以易之至理在易之中為衆理之總會萬化之本原而舉天下之理莫能加焉其義莫可得名而有類於極於是取極名之而係以太則其尊而無對又非他極

之比也然則太極者特假是物以名是理雖因其有方所形狀以名而非有方所形狀之可求雖與他書所用極字取義畧同而以實喻虛以有喻無所喻在於言外其意則異周子有見於此恐夫人以他書閑字之例求之則或未免滯於方所形狀而失聖人取喻之意故為之言曰無極而太極蓋其指辭之法猶曰無形而至形無方而大方欲人知夫非有是極而謂之太極亦特托於極以明理耳又曰太極本無極也蓋謂之極則有方所形狀矣故又反而言之謂無極云耳本非有極之實欲人不以方所形狀求而當以意會於此其反覆推本聖人所以言太極之意最為明白後之讀者字義不明而以中訓極已為失之然又不知極字但為取喻而遽以理言故不惟理不可無於周子無極之語有所難通且太極之為至理其辭已足而加以無極則誠似於贅者矣因見象山語無極書正應不能察此而輒肆於麓辯為之切嘆故著其說如此云

五行說

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

以其初動為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為陽所揜而不得達故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本則陽之濕氣浸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為木其質柔其性暖金則陰之燥氣浸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為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為發育之其實竝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代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

通書序畧

胡宏

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惇頤字茂叔春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於穆修也

傳先天圖於种放、傳於陳搏比殆其學之一師
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
歌荷蓀長往不來者伍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
亦似有未至者程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
學於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先
生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
顯氏續孟子不傳之學則周子豈特為种穆之學
而止者哉粵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
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為萬世
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啟程氏兄弟

以不傳之妙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為百
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
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
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
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
二語為同志者起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
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
人以知識聞見為得而自畫不待價而自沽也則
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
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

業無窮矣故此一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以叙而歲之遇天下之善士又尚論前修而欲讀其書者則傳焉

書太極圖解後

度 正

正始讀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患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其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

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物一太極也水而木而火而土而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之一圈為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為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真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

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以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為無而以為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即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况聖門之要旨哉遂寧傳者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遊而接其議論先

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傳嘗有書謝其所寄遇說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但傳之書稿無恙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耳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而亦無所謂遇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逸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大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大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先生既已反復論

究極其說章通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正也輒不自量併以其聞之先生者附之于此學者其亦熟復而深味之哉

右正少時得明道伊川之書讀之始知推尊先生而先生仕吾鄉時已以文學聞於當世遂搜求其當時遺文石刻不可得又欲於架閣庫詩其書判行事而郡當兩江之會屢遭大水無復存者始仕遂寧聞其鄉前輩故朝議大夫知漢州傅者曾從先生遊先生嘗以始說及同人說寄之遂訪求之僅得其目錄及義慶集載先生遺事頗詳久之又

得其手書手謁二帖其後過枋埭得枋埭集之成
都得李才元書臺集至嘉定得呂和叔淨德集未
懷安又得蒲傳正清風集皆載先生遺事至於其
他私記小說及先生當時事者皆纂而錄之一日
與今夔路運司帳幹楊齊賢相會成都時楊芳草
先生年譜且見囑以補其闕刊其誤揚先生之鄉
士也操行甚高記覽亦極詳博意其所考訂必已
精密退而閱之其載先生來吾鄉歲月頗自差舛
甚者以周恭叔事為先生事又以程師孟逸行詩
為趙清猷詩於是屢欲執筆未暇也及來重慶官
事稍閒遂以平日之所聞者而為此篇然其所載
於先生入蜀本末為最詳其他亦不能保其無所
遺誤正往時嘗有志遍遊先生所遊之處以訪其
遺言遺行今自以衰晚莫能遂其初志有志之士
倘能垂意搜羅補而修之使無遺闕實區區之志
也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其絕千有餘年而復
續之未久復又晦昧至近世復燦然大明小人
之用事者自以為不利於己盡力以抑絕之賴
天子聖明大明黜陟而斯文復興如日月之麗天
人皆仰之有願學之志假令百世之下復有能沮

段之者其何傷於日月乎其何傷於日月乎嘉定
十四年八月二十有九日後學山陽度正謹序
性善兄頃在成都夜讀通鑑其後常患目昏不能
多作字其編類濂溪家世年表著執筆從旁書之
書至買平紋紗衫材樗蒲綾袴段著曰不太苛細
否曰此固哲人細事如食肉之精膾之細魚之綏
紺緞之飾紅紫之服當暑之締絡御黨皆備書之
今讀之如生於千載之前同堂合席也豈可忽乎
蕃恐觀者之不達乎此故書之以示同志云嘉定
十四年九月二十有五日弟蕃百拜謹跋

張 栻

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
無謬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几焉而栻頗有所
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
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
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
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
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序
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
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

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
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
是也長沙本既未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
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自而別以
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
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
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
徒為重複故建安本持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
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
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
合為事狀一篇至于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
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
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畧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
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又得何君
營道詩序及諸嘗遊春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序
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覆校舊編而知筆
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又讀張忠定公語
而知所論希夷種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當
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
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

顧德類弗漸惧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因取舊
表復加更定而附着其說如此錄板學官以與同
志之士共覽觀焉淳熙己亥夏五月日

又 延平本

前 人

臨汀楊方得九江故家傳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
九處然亦互有得失其兩條此本之誤當從九江
本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當作柔師友章當自道
下折為其十四條義可兩通當並存之如誠幾德
章云理曰禮作履慎動章云邪動一作化章一作
爰敬章云有善此下有學焉此下曰有不善

一無此曰不善此下樂章云優柔平中平一作輕

生敗倫倫一作常聖學章云請聞焉聞一作問顏子章云獨

何心哉作心能化而齊齊一作消過章一作刑章

云不止即過焉作即其一三條九江本誤而當以此

本為正如太極說云無極而太極而下一生多誠章

云誠斯立焉立誤家人睽復無妄章云誠心復其

不善之動而已矣作心凡十九條

又 南康本

朱 熹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
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以

校定可繕寫熹今附見于此學者得以考焉

雜著

文類

養心亭說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
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
謂養心不止於寡焉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
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
必養心而致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
而已張子宗範有行有文其居背山而面水山之

麓構亭甚清淨予偶至而愛之因題曰養心既謝
且求說故書以勉

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
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
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
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
菊之愛陶之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
之愛宜乎衆矣

吉州彭推官詩序

惇實慶曆初為洪州分寧縣主簿被外臺檄承乏
袁州盧溪鎮市征之局、鮮事袁之進士多來講
學於公齋因談及今朝江左律詩之工坐間誦吉
州彭推官篇者六七其句字信乎能覩天巧而膾
炙人口矣我聞分寧新邑宰上未踰月而才明之
譽已飛數言里有謂惇實曰邑宰太博思永即嚮
所謂之詩推官之子也吉與袁鄰郡父兄輩皆識
推官第為善內樂殊忘官之高卑齒之壯老以至
於沒其慶將發於是乎惇實故又知推官之德暨

還邑局聞推官之詩益多亦能記誦不忘十五年而太博為刑部郎中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惇實自南昌知縣就移僉署巴州郡判官廳公事益梓鄰路也沂流赴局過渝州越三舍接巴州境間有溫泉佛寺艘舟遊覽忽親榜詩乃推官之作喜豁讀訖錄本納于轉運公：復書重謝且曰願刻一石若蒙繼以短序尤荷厚意故序於詩後而命工刻石置寺之堂焉實嘉祐三年正月十五日云承奉郎守太子中舍僉署合州軍士判官廳公事周惇實撰

邵州遷學釋菜文

惟夫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上自國都下及州縣通立廟貌州守縣令春秋釋奠雖天子之尊入廟肅恭行禮其重誠與天地參焉儒衣冠學道業者列室於廟朝夕目瞻眸容心慕至德幾與顏氏之子者有之得其位施其澤及生民者代有之然夫子之宮可忽歟而邵置於惡地掩於衙門左獄右庾穢喧歷年惇願攝守州有嘗拜堂下惕汗流背起而議遷得地東南高明協卜用舊增新不日成就彩章冕服儼坐有序諸

生既集率僚告成謹以禮幣藻蘋式陳明薦以充
國公顏子配

維治平五年歲次戊申正月甲戌朔三日丙子朝
奉即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内勸
農事權發遣邵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周
惇頤敢昭告于先師國公顏子爰以遷修廟學
成恭修釋菜於先聖至聖文宣王惟子睿性通微
實幾於聖明誠道確夫子稱賢謹以禮幣藻蘋式
陳明獻從祀配神

拙賦

或謂予曰人謂予拙予曰巧竊所耻也且惠世多
巧者予喜而賦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
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
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詩類

題門扉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閑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
間

題漁溪書堂

元子溪曰灑詩傳到于今此俗良易化不欺顧相

欽廬山我久愛買田山之陰田間有清水清泚出
山心山心無塵土白石磷磷沈澗浚來數里到此
始澄深有龍不可測岸木寒森書堂構其上隱
几看雲岑倚梧或歌枕風月盈中襟或吟或冥默
或酒或鳴琴數十黃卷軸賢聖談無音牕前即疇
圃外桑麻林芋蔬可卒歲絹布足衣衾飽煖大
富貴康寧無價金吾樂蓋易足名濂朝暮箴元子
與周子相邀風月尋

書窓夜雨

秋風拂盡熱半夜雨淋漓遠屋是芭蕉一枕高響

圍恰似釣魚船蓬底睡覺時

石塘橋晚釣

濂溪上釣思歸復思歸釣魚船好睡寵辱不相
隨肯為爵祿重白髮猶羈縻

靜思篇

靜思歸舊隱日出半山晴醉榻雲籠潤吟窓瀑瀉
清閒方為達士忙只是勞生朝市誰頭白車輪未
曉鳴

贈譚虞部致仕

清時望即貴白首故鄉歸有子紆藍綬將孫著綵

衣松喬新道院鶴老舊漁磯知止自高德寧為道者肥

天池

斯須暮雲合白日無餘暉金波從地湧寶靨穿林飛僧言自雄誇俗駭無因依安知本地靈發見隨天機

遊大林

三月山房暖林花互照明路盤層頂上人在半空行水色雲含白禽聲谷應清天風拂襟袂縹緲覺身輕

宿崇聖

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清幽始覺空門客不生浮世愁溫泉喧古洞晚磬度危樓徹曉都忘寐心疑在沃州

題浩然閣

劉侯戴武弁政則心吾儒士茂先興學子賢勤讀書猷為莫不善才力蓋有餘西北方求帥浩然寧久居

題冠順之道院壁

一日復一日一杯復一杯青山無限好俗客不曾

來往事一如此朱顏安在哉寄與地上客歷亂竟誰催

憶江西提刑何仲容

蘭似香為友松何枯向春榮來天澤
新畫作百年夢終歸一窖塵痛心雙
賢人 無復見 繡衣

賢人

劍門

劍立溪峰信險深吾皇大道正天心
萬千外戶都無閉空有閑名點貢琛

題春晚

花落柴門掩夕暉昏鷗數點傍林飛
吟餘小立闌干外遙見樵漁一路歸

題太顛壁

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
不識太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牧童

東風放牧出長坡誰識阿童樂趣多
歸路轉鞭牛背上笛聲吹老太平歌

經古寺

琳宮金刹接林岵一迳潛通竹迳寒
是處塵埃皆

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

同友人遊羅巖

聞有山巖即去尋亦躋雲外入松陰雖然未是洞
中境且異人間名利心

題惠州羅浮山

紅塵白日無閒人况有魚緋繫此身關上羅浮閒
送目浩然生意復吾真

題鄧州仙都觀

山盤江上虬龍活殿倚雲中洞府深欽想真風杳
何在偃松喬柏共蕭森

宿山房

久厭塵氛樂靜元俸微獨乏買山錢徘徊真境不
能去且寄雲房一榻眠

遊赤水縣龍多山書仙臺觀壁

到官處、須尋勝惟此合陽無勝尋赤水有山仙
甚古攀躋聊足到官心

喜同費長官遊

尋山尋水侶尤難愛利愛名心少閒此亦有君吾
甚樂不辭高遠共躋攀

和費君樂遊山之什

唐詩公集
雲樹巖泉景盡奇，登臨深恨訪尋遲。
長樓未得於何記，猶有君能雅和詩。

江上別石郎中

落葉蟬聲古渡頭，渡頭人擁欲行舟。
別離情似長江水，遠亦隨公日夜流。

香林別趙清獻

公暇頻陪塵外遊，朝天仍得送行舟。
軒車更共入山脚，旌旆且從留渡頭。
精舍泉聲清甃，高林雲色淡悠悠。
談終道奧慈言去，明日瞻思上郡樓。

同石守遊

朝事誰知世外遊，杉松影裏入吟幽。
爭名逐利千繩縛，度水登山萬事休。
野鳥不驚如得伴，白雲無語似相留。
傍人莫笑凭欄久，為戀林居作退謀。

任所寄鄉閩故舊

老子生來骨性寒，宦情不改舊儒酸。
停杯厭飲香醪味，舉箸常餐淡菜盤。
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羸得夢魂安。
故人欲問吾何况，為道春陵只一般。

書類

付二十六叔

姪男惇順啓孟秋，猶熱伏惟二十六叔三十一叔。

諸叔母諸兄長尊體起居萬福周興來知安樂喜
無盡惇願守官外與新婦幸如常不勞憂念來春
歸鄉即遂拜侍來間伏望順時備加保愛不備

又書與三十一叔

姪男惇願狀拜上七月六日夜二十六叔三十一
叔諸叔母諸兄長座前言弟諸姪安樂好將息好
將息

與仲章手帖

首夏猶熱計新婦男女安健我此中與叔母季老
通老韓姐善二以下並安近適中得先公加節

階贈諫議大夫家門幸事家門幸事汝備酒羅白
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大夫也未相見千萬好
將息不具

與仲章六月四日書

叔付仲章六月四日諸處書立使周一父子送去
叔母韓姐傳與汝新婦姪兒姪女各計安好將息
好將息百一百二附兄嫂起居之間善二與新婦
安、汝切不得來周三翁夫妻安否周三父子安
否周一父子看守墳塋小心否周幼二安否如何
也

周元公集
與傅秀才書

惇實頓首傅君茂才足下昨日飯會上草致書
不識已達否日惟履用休適惇實自春來郡事併
多又新守將至諸要備辦稍有一日空暇則或遇
客或節辰或不時聚會每會即作詩雅則雅矣形
勞亦瘁故尚未有意思為足下作策問勿訝勿訝
遂州平紋紗輕細者染得好皂者告買一疋自要
作夏衫併買縗蒲綾褲段二個碎事煩聒愧悚愧
悚急遣人探新守次走筆不謹暄燠加愛不宣惇
實頓首傅君茂才足下

慰李才元書

惇實頓首变故不常竊審尊夫人太君奄棄榮養
伏惟號天永慕難以勝處罔極柰何孝思奈何敢
冀節哀以從中制卑情不任苦痛之至謹奉疏以
慰不宣謹疏四月某日汝南周惇實疏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次

諸儒議論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
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
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
及婢妾婦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明道程子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
與點也之意又曰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
家意思一般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



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

周子出如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為罔筆為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闡明而望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為堯舜為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世之支離也

朱晦翁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

兩程夫子也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邢恕和叔叙述明道先生事云茂叔聞道甚早王荆公為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為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或云荆公少年不可當世士獨懷刺往見濂溪三往三辭焉荆公艷然曰吾獨不能自求之六經耶遂不復求見

真西山曰自荀楊以惡與混為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為逆而不知天理之真實佛氏以刻滅彞倫為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探本源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即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刻滅彞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暖曠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程明道曰昔受學於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顯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茂叔
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如初
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聞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乃是知果未也

勉齋黃氏曰周子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又周子
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
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
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
統於周子者也

朱子曰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
受命五星聚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
傳默契道体建圖著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
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之傳煥
然復明於時非天所果孰能與于此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
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

之志

釋宋之道學自
汝南周子始

河間劉立之叙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
惇頤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

孔孟從容不勉

釋周教人專在
性命上理會

李初平見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

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

悟釋說語處即是力行然亦有如此太守亦有如此縣令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

焉用養耶荀子不知誠釋中庸荀子太過大學

邵伯温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

光庭公按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

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

處先君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

川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釋伊川聞諸周子者亦深乎

事狀

濂溪先生行實 淳熙六年

朱熹

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藩邸名改惇

願世居道州營道父輔成大中祥符八年登蔡齊

榜進士第嘗為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母鄭氏

封仙居縣太君先生少孤養外家景祐用舅氏龍

圖閣學士鄭公聊奏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

縣左簿先生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為

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

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其才為南安軍司理。獄布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者。先生獨與之辨。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達感悟。囚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移柳州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辨令寧獄者。」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而以污善政為耻也。改太子中書舍人。簽書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民不肯從。趙

清獻公為使者。小人或譏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來為守。熟視先生所為。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邠州事。新學校以教其人。熙寧元年。用趙公及呂正獻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刑獄。先生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已任。設施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先生病矣。因請南康軍。以歸。趙公再尹成都。復起先生朝命及門。而

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娶陸氏。封縉雲縣君。再娶蒲氏。封德清縣君子壽。燾皆太廟齋郎。先生所著書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藏于家。先生在南安時。年甚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子灝。願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薦之。程公二子皆唱鳴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統。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在柳時。其守李公初平。知先生論學。

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矣。無及也。惇願請得與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蓋二年而有得。王荊公提點江東刑獄時。已號為通儒。先生遇與語。連日夜。荊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其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夜始甦。或視其家。只一敝篋。錢不滿百。李初平卒。子幼。不克塋。先生護其喪。歸塋之分宜。而歸。妻子餐粥不給。曠然不以為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築室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清逸居士潘延之曰。可仕可止。

古人無所必束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
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
其上歌咏先正之道足矣此其出處之本意也豫
章黃庭堅稱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先
風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
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使者進退官
吏得罪者自以不寃濂溪之名雖不足以對其美
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
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惇嫜短於希世而尚友千
古聞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
未久所得多矣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

濂溪先生墓誌銘

南豐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惇願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
諱智強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
議大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珣以君有
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
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簿
君博學行已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衆口交稱之部
使者以君為有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
王逵以苛刻蒞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辨事不為

屈因置手板歸取誥敕納之投劾而去達為之改
容復薦之移柳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
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為精治密嚴恕務盡
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書簽判覃恩改虞部
員外郎通判永州今上即位恩改駕部趙公抃人
參大政奏君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
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
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
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君疾已
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郡之私第享年

五十七君篤義氣以名節自砥礪柳守李初平最
知君：既薦之又調其所不給及初平卒子尚幼
君護其喪以歸塋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
皆指君曰是能塋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
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為好名君處
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甦
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人莫不歎
服此予之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
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與言可仕則仕古人無
所必束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

得已止未晚也此漁溪異時與子相從
咏先正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性
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
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
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曰
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化縣德化御清泉社母夫人墓左從遺命
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為之銘曰人之不然
我獨然之義貫於中貴于自期譎日甚風俗之
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
不行斯謂之病

先生墓銘

左丞蒲宗孟

吾嘗謂茂叔為貧而仕仕而有所為亦大槩畧見
于人亦頗知之然至其孤風遠操寓懷于塵埃
之外常有高樓遐遁之意則世人未必盡知之也
於其死吾深悲焉故想像君之平生而寓其所好
以寄之銘云廬山之月予暮而明湓浦之風予朝
而清翁飄飄予何所琴悄寐予無聲杳乎欲訴而
奚問浩乎欲忘而難平山顛水涯予生既不得以
自足死而葬乎其間今又安知其不為清風白月

往來于深林幽谷皎々而泠泠也形骸于歸此適
所願予攸安攸寧

先生墓室記

何子舉

先生世家春陵之漣溪今以故里名行於滄益襲
春陵舊耳自先生講道此邦距今幾二百年流風
所漸民醇俗魯其為士也愿而文過化之盛非止
家藏書人誦言而已邦人瞻仰有祠學聚有堂墓
道有表揭闕而未舉惟春秋之祭俎壘班榛荆衿
佩濡露雨耳寶祐癸丑制帥陳公夢斗以南豫學
子典部事二年間恩渥和集以公於己者公於人

克臻暇裕於縮迫中將以餘力起廢墜乃諏急先
命理椽鳩工築室墓右踰時告成萃賓僚相祀安
厥像于中冠履肅穆光霽洋洋生如也竣事命其
有以識夫圖書之妙中天日月天下見道即見先
生室之築特以寄辦香勺齋之敬耳尚何言以藻
繪斯道抑某反復左丞蒲公宗孟銘先生墓不能
不扼腕于仲尼日月也其言曰先生疾革時致書
某上方興起數千百年無有難能之事將罔太平
天下材智皆罔自盡吾獨不能補助萬分一又不
能竊須臾之生以見堯舜禮樂之盛今死矣命也

嗟乎有是言哉先生之學靜虛動直明通公溥以無欲為入聖之門者也窮達常變漠無繫累浮雲行藏晝夜生死其所造詣夫豈執世俗恋榮偷生之見者所可窺其藩言焉丕擇左丞尚得為知先生者然則先生之道豈固信於末世而獨不知於姻親者哉按左丞黨金陵者也方金陵倡新法毒天下熏心寵榮者無慮皆和附二辭其所不然者惟特士醇儒未可以氣力奪左丞所云興起數千百年無有難能之事吾獨不能補助者得無影響借重為新法厚自取援者耶牟叔遐征里粟議者

難之遂借其說於子產徐逢吉以河內寇為平民預引更生之對實其事自古貿亂是非往一轍若左丞者設易箒之言堅金陵無復忌憚之心騰自欺之舌誣先生於無從究詰之地其為毀譽求合罔世塞道又罪浮於臧倉者也因辯識末以質於當世君子又一年五月既望後學金華何子舉撰并書建安翁甫題額

宋史道學本傳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庠術序師弟

子以是道為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書脩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五三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惇頤

出於春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顯及弟頤實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

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污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學盛於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浚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求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浚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濂溪先生傳

脫脫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先名惇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珣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叅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惇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板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達悟因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政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

曰吾欲讀書何如惇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從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族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為耻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惇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柳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曾懷洒落如光風霽月庶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娑娑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

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知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顥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惇頤。惇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

周元公集
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子壽燾法官至寶文閣學待制

歷代褒崇

宋嘉定謚濂溪先生議

嘉定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賜謚曰元監司博士
謹按謚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
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
以元易名庶几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明聖道必
自濂溪始

宋追封汝南伯從祀廟庭詔 淳祐元年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
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
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中庸
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
每觀儒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詔令學宮
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

元加封為道國公詔 延祐六年

蓋聞孟軻既沒道失其傳孔子言湮人自為說諒
斯文其未喪有真儒之間生濂溪周惇頤稟元氣
之至精紹絕學於獨得罔太極而妙幹萬化著通
書而同歸一誠俾聖學燦然復明其休功尚垂不
泯朕守繼赫貴德尊賢追念前修 稽彝典已從
廟庭之祀盍疏邦國之封於戲零月光風想清規
之如在玄衮赤芾翌寵命之斯承

國朝褒崇聖賢優恤子孫

正統元年七月十七日順天府推官徐郁其題伏
覲聖朝崇尚聖賢之道推恩及其子孫孔氏宗子
承襲封爵其餘子孫皆免差役顏孟之後專設教
授以司訓誨俾習仁義道德無墜先業此希世之
盛典也及照道國公周惇頤上繼往聖下開來學

有功聖門後世是賴雖已從祀廟學子孫亦皆淪
雜編民祠墓不免夷圮伏惟

皇上大興文治將於變斯民如蒙准言乞 勅該部
將聖賢子孫牒訪

上聞照例優免但一應正雜泛差徭并鹽鈔戶口
等役盡行蠲免止納糧一事其糧就納本處官倉
免致勞擾有妨學業仍於本處訪常稔田置買項
畝給與子孫耕瞻以永奉祀其戶內子孫今於所
在儒學習業擇其才質可用者量加甄錄應有祠
墓官為修葺仍於附近民戶內僉點佃戶十戶掃

夫拾戶門庫陸戶常川佃掃孔氏子孫出於曲阜
流寓衢州周濂溪生於舂陵葬於九江朱晦菴貫
於婺源產於建陽然雖各處皆有秩載享祀崇奉
俱在異省程途遠隔恐歲久子孫畏其遠阻必致
怠忽而於報本追遠之誠愈久而愈亡相視如途
人焉且有能罄其展修之誠無由得往禮宜定為
年例祭謁若子孫或五年一祭十年一謁凡經過
府州縣及巡司驛遞等衙門依禮用心供費水陸
應付船馬人夫庶使人知君子之澤悠久不替感
發興起有補世教則比屋可封之美亦可馴致矣

具奏于 奉天門奏奉

聖旨說的是六部都察院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
行在吏部等部并都察院少保工部尚書吳 等
計議合准所言宜從行在戶部禮部施行具題八
月十五日各官奏奉

聖旨欽此欽遵已行移咨到部合行湖廣布政司轉
行永州府着落道州將道周元公祠墓如有損
壞就便官為葺理完備仍於附近三丁以下民戶
照例僉點常川看守以奉香火及備洒掃應有子
孫照例優免差役內有聰明俊秀可教養者不拘
名數送赴所在儒學讀書時加用心訓誨務獲成
效以繼先業子孫有資質端莊學識可取者有司
從實甄錄就撥廩養贍具奏取自
上裁毋得怠惰視為泛常及循私不公不加禮優待
有負

朝廷崇重先賢之恩則罪有所歸也

國朝錄周元公子孫

禮部為特

恩事景泰六年十一月內該司禮監太監王誠傳奉
聖旨周濂溪他有功于世教着禮部取他嫡長子孫

一人來京傳奉到部欽此欽遵禮部補本覆奏外
合行湖廣布政司轉行永州府着落道州官吏里
老人等勘審的實周濂溪嫡長子孫一人作急以
禮起送就彼馳驛赴京毋得稽遲及將同姓疎遠
之人冒送獲罪不便今據漸廣永州府道州起送
周濂溪嫡長子孫周冕到部緣係

欽取人數未敢擅便景泰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本部
官具題奉

聖旨照例着做世襲五經博士欽此欽遵外移咨吏
部查得翰林院設有五經博士欲將周冕填註翰

林院世襲五經博士仍回原籍湖廣永州府道州
以奉祭祀未敢擅便本部官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合劄本官回還湖廣永州府道州
奉祀施行歷代褒崇優恤錄用詳載道州志

御賜道州書院額

景定四年二月日御賜道州濂溪書院額先是道
州守臣楊允恭按九江書院額請于朝上御書道
州濂溪書院六大字錫以璽書馳賜之允恭上表
謝伏以

星奎啟運洪儒傑出於瀟源雲漢為章綠字煥新

於黷宇鸞迴鳳翥魚躍鸞飛臣恭惟我宋之右文
乃有臣頤之倡道接孔孟之丕緒闡圖書之正宗
睠是春陵實其鄉國田園數畝元豐之書契尚有
林壑一丘治平之題墨猶在况道郡得名之非偶
而濂溪為保以至今臣曩職采芹茲叨分竹念書
塾之興凡歷幾載荷

御扁之賜獨一九江顧惟父母之邦未沐

帝王之寵闕然鉅典鬱若輿情不量遠地之微臣安
覲上天之妙筆奏函朝上宸翰夕頒昭回六字
之晶芒鼓舞一方之衿佩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緝熙聖學表章儒先襲前朝之美謚曰元
昔舉易名之典屈

天子之尊臨于學肇開通祀之儀煥乎鹿藻之文貴
此維桑之里臣祇承義畫如對龍顏結霧霏煙永
作九疑之輝映光風霽月喜同多士之詠歸臣無
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臣允恭惶惧頓首謹言

祠堂墓田諸記

濂溪先生祠堂記

胡銓

春陵太守直閣向公抵書某曰紹興之初予嘗蒞
茲土壬子春坐諸司誣錄罷寓豐城僧舍是秋文
定胡公自給事中免歸亦館焉得朝夕請益一日
謂予濂溪先生春陵人也有遺事乎對以未聞後
讀河南語錄見程氏淵源自濂溪出乃知先生學
極高明因傳通書誠說味于其所不知茲幸復假
守視事三日謁先聖畢語儒官生徒先生天下後

世標望誠說具在後學獨不知尊仰是大漏典請
建祠講堂後三元閣上皆應曰諾夏四月辛卯繪
事僞工闔郡鄉化翕然子其記之其謂自頃興法
搶攘刺郡者悉為吏牘埋沒至有雉如素王之嘆
奚暇教化公下車首尊賢崇雅且懇以誠為言此
盛德事其敢以固為辭况伯氏辱知為舊其又奚
辭竊聞韓子曰誠者不欺之名程子曰誠者理之
實不誠無物言無實也其說始於易成於禮考之
曲禮鬼神以誠考之檀弓慎終以誠考之特牲婚
禮以誠考之月令工師以誠考之學記教學以誠
考之樂記禮經以誠考之祭統祀享以誠考之中
庸事親以誠考之大學治天下國家以誠八者一
不誠焉皆欺矣大哉誠乎誠非難也至誠之誠難
也夫婦之愚反身可以為誠及其至也雖堯舜之
誠苟矧猶以為偽堯舜豈偽也哉故曰至誠之誠
難也禮至誠有五能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
無息也知天地之化育也是皆實理之極不欺於
人故能盡性不欺於物故能化物不欺於神故能
如神不欺于已故能無息不欺于天地故能知天
地之化育通書之作蓋期學者至于是焉耳其云

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盡性也云動則變、則化者能化也云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如神也云君子乾、於誠者無息也云乾坤交感化生萬物者知天地之化育也知此五者則知禮之所謂誠矣知禮之所謂誠則知易之所謂誠矣易禮通書其致一也或曰通書叙乾損益動云不息於誠叙家人睽復無妄云無妄則誠是卦皆誠也而漢書又以為易唯乾言誠誠者天之道也然則通書非乎曰否子獨不見夫一六之說乎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誠則明、則誠、明合而道可見古之人蓋以誠配一也言誠而止於天猶知一而不知六也按誠說乾元誠之源元亨誠之通利真誠之復夫乾四德為誠坤屯臨隨無妄革亦四德也不得為誠乎元亨誠之通大有蠱升鼎非誠之通乎利貞誠之復蒙同人

大畜離咸恒遯大壯明夷家人蹇萃漸兌渙中孚小過既濟非誠之復乎推此則易非止乾為誠也明矣獨乾言誠者端木之道耳故曰乾元誠之源其旨微哉公往歲司風憲湖湘戡吏字民、至今思之以不屈权势落三十年而所養益剛大今復

觀象濂溪務實去偽豈徒角空言而已必其由先
生之書以明易以合乎曲禮之誠以嚴屏攝合乎
檀弓之誠使民送死無憾合乎特牲之誠使民婚
姻以禮合乎月令之誠使民器不苦窳合乎學記
之誠使民風移俗易合乎樂記之誠使民禮經無
偽合乎祭統之誠使民祭思敬合乎中庸之誠使
民養思孝合乎大學之誠使吾政術無頗欺無所
不用其誠矣由是而充焉吾知公後日登壇贊元
致君堯舜上則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
則久也知天地之化育也宜皆昭合通書之旨視

濂溪其無愧焉濂溪諱惇頤姓周氏紹興二十九
年五月日記

濂溪先生祠堂記

淳熙丙申

朱熹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托於人者或絕或續
故其行于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
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
雜揉升降往來于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
不各有同然之理而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
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
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

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天之稟也則有清濁
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托于人而行於世者惟
天所異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
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孔
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
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異而
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以絕之久而續之易
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
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聖
祖受命五星聚奎運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

淳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於人而先生出焉
不繇師傅默契道体建圖著書根極領要當時見
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
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
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
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
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異其孰能與於此先生
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春陵而老廬山之下
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室於其上
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莽不治

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
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
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
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固得伏讀先
生之書而親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嘗欲
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高山景行
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
以記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
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
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云爾



永州府學先生祠記



零陵守福唐陳公輝下車之明年令信民悅迺思
有以祭揚前賢遺範貽詔多士他日偕通判州事
魯公迪詣郡學顧謂諸生曰永雖小郡而前輩鉅
公名德往往辱居之如本朝范忠宣公范內翰公
鄒侍郎公皆既建祠於學宮矣惟濂溪周先生嘉
祐中嘗倅此州而獨未有以表出之豈所以為重
道崇德示教之意乎於是教授劉安世率諸生造
府請就郡學殿宇之東廂闢先生祠前通判武岡
方公疇以書走九江求先生像于先生諸孫得之

陳公命零陵宰高祈董其事而成之繪像儼然欄
楯周密既成屬拭為記拭以晚生屬辭不獲敬誦
所聞以廣其意先生諱惇頤字茂叔舂陵人歷官
凡九遷至通判永州用呂正獻公薦擢廣南東路
轉運使判官改提點刑獄所臨力行其志晚以病
丐分司築居廬山下有溪流其傍名之曰濂故號
濂溪先生拭嘗聞程公太中倅南安先生為獄掾
太中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為
友故明道自十五六時聞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
業慨然有求道之志伊川年十二三亦受學焉惟

二程先生倡明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
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源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
道其所以自得者雖然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實
自先生豈不懿乎先生著通書及拙賦皆行於世
而又嘗俾學者求孔顏所樂何事噫以此示人亦
可謂深切矣後之登斯祠者觀先生之儀容讀先
生之書賦求先生之心真積力久希聖希賢必有
得顏子之所樂者矣

道州建先生祠記

淳熙五年

張拭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昭陵

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寔出於春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為濂溪先生春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之知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攷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於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為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

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意而又有顛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岐為二途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為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其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橫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於老則入於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為說復未足以盡古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

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
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
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
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礼樂刑政可
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
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
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
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
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邪淫
窮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

功顧不大哉春陵之學舊有先生祠實紹興某年
向侯子志所建至於今淳熙五年趙侯汝誼以其
地之狹也下車之始即議更度之為堂四楹併二
程先生之像列於其中規模周密稱其尊事之實
既成使來謁記棧謂先生之祠凡學皆當有之豈
惟春陵特在春陵尤所當先者趙侯之舉知急務
矣故為之論述如此以告後之人四月戊寅承務
郎直寶文閣权發遣靜江府兼管内營田事賜紫
金魚袋張棧謹記

道州故居先生祠記

章穎

一元之氣運乎机絨不露之間而自生自色發達
萌動有聲者鳴有根者英雖未著形色莫不各具
條理及其匪刻雕而衆巧畢陳推其由來不待深
智此二程先生之學所以擴充而益自光大者也
程氏之門咸謂程先生兄弟自十五六歲時已有
意聖學夫以地之相去南北之遠至其契合心手
相授此殆有以推移左右於其中不然則夫自漢
唐以來數千百年天之所以用力者殆有幾乎二
程先生以所得者曉天下孔孟之教絕而復續沐
其涯涘升其堂與夫豈無有醇疵然淑諸人者深
貽之後也遠要亦可謂盛矣由是言之太極一圖
不為祕通書四十一章不為約仲尼顏子樂處一
語不為不富也先生故居在營道穎堂至濂溪之
濱見其耕鋤者無慢容講學者有高趣周氏之松
楸弗剪焉自郡未新祠宇時士人胡元鼎已近其
遺址創舍設象惧其弗社以久也則又謀諸校官
與鄉之善士象郡文學何士先連山戶曹義太初
孟坦中歐陽顧之思益大之言不約而同費弗強
而具七月朔始工再浹日而成太守趙公善言聞
而嘉之為揭其祠夫春陵之人其於先生朝夕注

乎心目之間雖弗祠猶敬也况今奠拜之所弗隘而脩容有其地故事郡官以春秋祠既列州序俾弟子員往展謁其先塋因復祠並俾後此者知所景仰以修乎其身而風乎其邦則先生之所以望於後學者已得而學者之於先生豈但斯湏之誠而已哉堂暨門為屋二十四楹助費者姓名列之石之左

道州寧遠縣先生祠記

嘉定九年

魏了翁

嘉定九年了翁奉使東州為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十有五年了

翁召還道九江謁先生故宅以元公之命書告後二年道川寧遠縣令黃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歿而祭于社寧遠雖蕞尔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不可以無祠也子也學先生之道而尊其名麗牲有日將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為記之了翁嘗聞人道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君師今其法度紀綱猶可驟見大抵合以井牧睽以比閭教以庠序導以師長維以諫救攷以德藝無一

壤一民不相睽屬焉正歲五月之吉黨里社營之
會無一事一時不相警策焉夫然後教行俗成而
君師之分盡迨屬宣幽平已不能如成周之舊仁
壽鄙天民自為之為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
降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而民之
散已二三十年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位亦不能
睽屬而維持之然犹不恐吾之同体偃然如窮
人之無所歸也乃屬其徒類面教之近以淑其國
人子弟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散者固已不
能遽返而為士者犹有所屬則斯文不墜以俟後
聖犹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也雖以孔門弟子
一再傳而失之况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
泮渙滋甚董仲舒嘗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
術者皆絕其道庶几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
不足以行其說迨其後也才知之士各挾其所溺
以行於世不務記覽則淪虛無不為权利則銜詞
采至是而不特民散士亦散矣不有先生發太極
本然之体明二五所乘之机而示人以日用常行
至近至切之理則異端小道將誣民惑世於無所
終極又非二程子張子推而大之扶持綿延以開

中興諸儒則先生之絕學又將孑然孤立矣猗歎
盛哉然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諸儒死
士又合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
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埤官矣
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禿暎土木矣
權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錐刀毫末矣
辭章技之小也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俚矣此
宜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湮鬱而慨然有感於儒
先之教象而祠之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
士以屬之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耶有書以屬之
天命流行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能見孔孟之心於
千五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藏而人誦
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耶先生初見二程
使之求孔顏之所樂他日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
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嗚呼得孔顏之所樂則必不
以務記覽工詞章慕虛寂為能也得伊尹之所以
志則錐刀毫末之得失不足以為戚忻也吾黨之
士盍相與懋明此理尚庶幾士有所屬而不至失
望焉資政殿大學士前簽書樞密院事魏了翁撰

重建先生祠記

龔維蕃

營道之西距城十八里有水曰濂溪發源於大江
源匯為龍湫東流二十里至樓田其鄉曰營樂其
保曰濂溪廣橫數百畝溪行其中雖大旱不竭周
氏家其上即濂溪先生之故居也考其譜謀世居
青州遠祖諱崇昌唐永泰中為廉白二州太守因
卜居道之寧遠縣大陽村其裔孫諱虞賓有子十
二人中子諱從遠始徙于此再傳至諫議諱輔成
登祥符八年進士第終賀州桂嶺令沒葬于故居
之側半里許累贈諫議大夫諫議生二子長曰礪
次則先生先生少孤舅氏龍圖鄭公珣篤愛之始
冠奏以初秩既長從宦四方嘉祐八年先生自虔
移倅永有書與其族叔及諸兄云周興未知安樂
喜無盡來春歸鄉即遂拜侍尋移文營道縣云有
田若干舊以私具為先塋守者資族子勿預營道
給憑文付周興其後先生歸展墓題名於含輝洞
云周惇頤區有鄰陳賡蔣瓘歐陽鹿治平四年二
月十六自同遊道州含輝洞刻石於洞口是歲神
宗登極覃恩遷駕部員外郎加贈父諫議大夫以
手劄付兄子仲章令備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
生晚歲寓九江愛廬阜之勝築室于溪上命名曰

瀛溪示不忘本之意其田故居者付仲章及其從弟意先生既沒仲章貧甚元豐三年及七年再拆其產鬻於意之子伯順而故宅基尚存伯順死無後其女以其地適何伯瑜生儕登第為邕州教官而卒至淳熙己亥周與何欲拆其產聞于郡守趙汝誼閱營道所承永州公牘乃治平印文按驗皆合用先生治命以田俾守莖者藏其籍于學宮其故宅墓尚屬何氏何氏之孫揖於淳熙十一年以其地歸于意之曾孫興嗣書於券云興嗣係諫議宗族稟性純慈有志力教子以紹祖風其宅地與本人住宅相接今願盡將所承外祖周伯順元承祖諫議住宅祖地從東至西長五丈就賣與興嗣將來起造祠堂承外氏一派先魂庶几亡者於里塾有所依托不絕春秋之奉前此未有先生祠紹興己卯五月太守向子志始奉祀於州學之稽古閣編修胡公銓記之淳熙己未郡博士鄒勇遷於敷教堂壬戌太守趙汝誼以其偏仄更創堂四楹并二程先生像南軒張公為記庚子郡士胡元鼎與其鄉人何士先義太初孟坦中歐陽碩之勅舍設像教授章穎為記故居有祠昉乎此距遺址

十餘丈中隔小溪卑陋湫隘歲久不復遷至嘉定
癸酉郡守方信儒訪求濂溪之裔得吳嗣之子鑰
以為學賓丁丑之秋維蕃被命入境延見郡士扣
濂溪所向皆言今祠非故基其後訪於鑰盡閱累
世契券親至其地質於鄉鄰族黨始得其實溪流
清泚地勢平行岡壠丘阜拱揖環合其左曰龍山
右曰勇嶺山川之秀實鍾於是乃鳩工度材一新
棟宇命營道尉蔡則董其役經始於是歲十二月
落成於明年之三月中為祠宇設先生像其前為
堂四楹不侈不陋二齋旁翌兩廡對峙外為臺門
高與堂稱左右二塾虛明敞潔以延學子又其外
為都門繚以垣墻庖爨湔浴因不畢具環以松竹
門外築道屬於山之趾於是規制始備而邦人嚴
事之意益虔自先生以故居溪名冠九江之寓宇
黃太史賦詩謂其用平生所安樂媿水而成名東
坡繼有作來者承其誤莫究所從至南軒張公晦
菴朱公堂畧辯證尚書章公耒典教庠以大富橋
記以為此邦自有濂溪然亦弗深考今得其譜謀
契券始究源委當何氏以地歸吳嗣預有建祠之
語迄今乃有成則廢吳顯晦殆若有數而非偶然

者先生之學實嗣洙泗之統傳之伊洛浸以大顯載在方冊人知誦習凡轍跡所至今皆有祠而父母之邦先塋所在乃因陋就簡於烝嘗不稱是烏可以已故因其落成述其顛末用登載於樂石文皆從舊不敢增損以沒其實庶以傳信俾覽者得詳焉

濂溪故居祠堂記

元至正八年

歐陽玄

春陵郡之西距城可十里有鄉曰營樂里曰濂溪周子故居在焉左有山曰龍山其形蜿蜒如龍右有嶺曰豸嶺岩石嶙峋其狀若豸中為平田有水

逶迤田間澄徹見底即濂水也其居舊制有堂三間門廡稱是堂塑周子之父諫議大夫像居其中周子像居其右側司封郎中壽徵猷閣待制燾之像以次侍坐周子之二子也在宋之代春秋二仲以次丁日守令詣祭聖元宗右濂洛之學追封周子為道國公祀事視昔加豐而故居湫隘歲久浸弊祭畢飲福守令以下雜列門廡延祐七年邑人熊偉調營道主簿嘗預祭列進里儒唐道舉而勉之曰周子故居淪沒弗稱祠祀弗嚴君生其里可坐視乎今以繕脩之責相屬君其勿辭道舉對曰

故居乃數歲有司輒一脩之因陋就簡飾故為新
補罅為完而已吾欲異於是可乎主簿嘉其好義
即白之郡侯以公檄獎勵之道舉聚財庀土伐石
陶瓦除其旁地斥大舊基崇臺三間立為專祠以
祀周子列先賢碑刻於其側後為重屋上下皆施
雙梁如廳事上設諫議像正坐旁設司封徽猷像
坐東西相向下為與祭官止息之所未及落成而
道舉即世後三年應詔復作東西序凡十間以畢
先志未幾屬邑有警兵事方殷作輟者十餘年至
正六年府判吳濬實來訪應詔竟成之應詔感激
於是繚以周垣祗以堅甃丹堊彰施新扁昭揭規
制完美百倍於前為屋大小內外以楹計者百四
十有竒然後每歲祀事遵豆有序班次有位陟降
有儀徹俎而燕旅酬有所僕從列為咸有芘蔭乃
介士子浚儀趙君嗣降奉事狀來請玄記之惟昔
商容商之賢人也周武王伐商有天下過其間而
式之史書於冊召伯布政南国聽民訟甘棠之下
南國之人為詩以相成曰蔽芾甘棠召伯所爰勿
剪勿伐夫商容一代之賢其所居為時君之所敬
禮召伯一日之居其所止為邦人之所愛護猶且

如是子周子上接孔孟之緒下開程朱之學有功
斯道昭被萬世其故居脩營是固王政之所當先
侯度之所當舉然贊府熊君謀於其始通守吳侯
濟於厥終唐氏父子寔克繼紹是究是圖垂三十
年乃底成績其可無記載乎大德丁未戊申間玄
從先君子翼國公典教是邦歲祠屢造故居蓋嘗
目擊而能言者乃記以授嗣隆俾歸勒之石以勸
方來云至正八年歲在戊子九月己酉記

道州濂溪田記

淳熙六年

章穎

郡既為周先生建祠堂南軒張實文記之太守直

閣趙公他日曰濂溪有先茔在獨無樵牧之杆乎
未幾有民周與何田訟者二十年矣與甲則乙訴
與乙則甲訴謂不得直公令有司以案牘來累日
吏抱持文書幾不勝至則公一盥眎撫几曰得之
矣蓋舊牘乃有濂溪倅永州時公牒云有田若干
舊以私具得為先茔守者資族子當勿預苟墻垣
固松楸勿翦守者世獲弗易也共後守者氓周興
物故壻又代徙他處田周與何更有之周則先生
之族何乃先生所自出甥得有舅家田自有法以
永州公檄從事則周氏子固不得有况甥可乎辯

縣文書則有營道所給憑文付周興者用治平新
銅符按舊左驗皆合即取田之非永州文所云者
以與何餘即從其初穎因休暇攷漫齋公其謂若
前示所判數百言皆出前後數公意表即檄營道
丞周必端往濂溪以田界近營者田籍與營道舊
文同歲學宮歲以租倉升斗代輸省賦守堦者李
得田耕終年不聞吏呼守眎宜厘且令先生江州
後裔亦聞之先生學造太極先其為先家計宜遠
歷百餘年始遇一賢太守遇亦難矣哉淳熙六年
七月望日南郡章穎記

濂溪小學記

趙栢夫

出道州城西二十里曰濂溪保元公故居在焉未
至十里許兩峰挿地門立甚偉扶輿兩峰間平陸
踈林雲巘如畫一水橫陳乃濂溪也溪南為先諫
議墓左龍山右豸嶺祭田在其下元公遺券犹存
故居有元公祠今奉諫議以元公侑環谿數百家
皆周氏子孫率學農圃郡守楊侯嘆曰此非鄭公
鄉乎山川如此何其子孫以鄭公莊也迺命立小
學俾知營道縣錢君寅翁經理之祠右有功德院
蓋周氏所為奉浮屠者於元公家不類宜改院為

小學聚周之子孫教焉議已克合乃易像設而俎
豆之去其異言異教而詩書之為齋二爐亭一水
竹扶踈几席靜潔足以助發性靈洗凡滌陋擇端
懿士為之師亡幾何已有穎然悟者侯又益喜輟
公田若干畝別儲以廩之子使粵之明年辟錢君
為屬侯寓書曰吾州濂溪書院既成上灑奎畫以
賜叅預虔公辱戴筆焉敢以小學記為請幸子勿
辭謝不獲竊惟春陵以道名州而元公於是乎生
天所命也今義理之學皆識宗祖而詩禮之教不
逮子孫非長民者之責乎古者上自國都下至閭
巷莫不有學凡公卿大夫之子與民之俊秀者皆
入學所以發其良知良能而復性焉耳故八歲入
小學教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
文十五入大學教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肆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以此具也記曰時過然後學
則勤苦而難成今之時則過矣然性非自外來也
泉養於蒙木進於漸循、焉毋欲速也勉、焉毋
自畫也待其時至氣化心開目明然後精以四書
博以六籍易通之誠神幾太極圖之陰陽動靜皆
可拾級而進俗學禘禘也夷學蝨媵也惟毋以是

先錮其心教可入矣此侯所致意於周之子孫者而子孫之所當自勉也者余景瞻守劔黃子耕守台皆能扶植先儒之裔然龜山故廬已不能保上蔡之孫至為人所陵夷抑又微矣元公先疇幸無恙繇士而農去本未遠賢守令又從而振德之鋤荒墾良菀預秀茁安知正考父之後無達人乎政惠有限教思無窮侯眎二公功相近而德則遠矣是宜書侯名允恭長沙人嘗為國子博士治狀有聞擢持廣東憲節蓋元公補處云

濂溪大富橋記

前人

道州營道縣西出郭二十里有村曰濂溪樓田保元公故居實在焉未至故居二百餘步有水縈紆隱、如青羅帶者濂溪也溪之上有小石梁橫跨乎青羅帶者大富橋也舊傳元公年十三時釣遊之所其然豈其然耶余牧春陵春秋行釋菜禮每詣故居兒童登斯橋者毋以釣遊藉口盍有得於言外之意云咸淳丙寅七月

濂溪周氏世業田記

周子恭

濂溪先生祠有祭而無田其嗣孫龔翰林五經博士有爵而無祿永州府知府唐公珪同知魯公承

思暨通判子恭為之謀得僧寺廢田百四十有八
畝請於提學副使應公檟沒入濂溪祠供祭祀且
為博士常祿之需名曰世業田而屬記於予：惟
濂溪之學以造化為宗以無欲為要在南昌時得
暴疾几殆視其家止一畝篋錢不滿百嘗以遷擢
入京師不可為資則鬻其產以行過潯陽爰廬山
之勝築居於溪之上名之曰濂溪遂以歸骨焉是
豈惟能忘物尚忘其身豈惟忘其身尚忘其家學
而至於忘其身與家又何有於身後之祭不祭與
其子孫之祿不祿哉而區區為之謀若此者特以
崇德象賢之義報德報功之私無所於寄則藉是
以見志可耳乃若效法先生之學以求內有諸已
則固自有其處不在乎此也

附錄

江州學濂溪祠記 乾道二年

林栗 本州知州

始予讀河南程氏兄弟語錄聞茂叔先生道學之
懿其後閱蘇端明黃太史所作濂溪詩而想見其
為人反來九江前武學博士朱熹元晦自建寧之
崇安以書至曰濂溪先生二程之師也身沒而道
顯歲久而名尊今營道零陵南安邵陽皆已俎豆
泮宮江獨未舉顧非典欵予聞之矍然適會先生
之曾孫直卿來訪敬請其象與其遺文併通書拙
賦而讀之曰此之謂立言者也可無傳乎亟鑿諸

極而繪事於學宮使此邦之人知所矜式既成將
揭其號乃按其文字攷其所謂濬者其音切義訓
與廉節之廉異矣廉之訓曰清也儉也有檢歛之
義又如堂之有廉箭之有廉截然介辯之義也濬
廉同其音似廉而不類又有里叅翻者含鑿翻者
其訓曰薄也又曰大水中絕小水出也予異焉曰
是安取此問其人曰先生之子求詩魯直避其從
父之諱改焉嗚呼有是哉儒者之學本於文字義
訓而謹於正名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不可忽也東
坡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問因拋彭澤米偶似
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為溪之呼應同柳州柳聊
使愚溪愚則固已不足於廉矣又將轉而為濬則
由儉以超薄由清以絕物殆為陳仲子之操乎地
以人重人以名高因諱避之訛以成聲畫之舛遂
使先生之德與是溪之名俱蒙薄絕之累將非後
死者咎與予是以正之夫山川風氣民之所稟而
生也故家遺俗民之所薰而習也先生之道傳於
二程其所成就夥矣而庐山之下瀟溪之上未有
聞焉或由比也夫自今而後吾知九江之士清而
不隘儉而不陋辯而不爭嚴而不厲有檢歛之美

而不流於薄絕既以獨善其身又思以兼善天下見中庸之門戶入誠明之閫奧其必自是始矣先生名惇實避英有廟之名改願其官闕行治流風遺書則予蒲左丞所為墓誌洎諸儒先紀述詳矣左無所贅其辭乾道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營承議郎叔發遣江州軍州事葉管勸農田事長樂林栗記

南康軍新立先生祠記

淳熙五年

張栻

淳熙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為南康守越明年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德音者首以興教善俗為務乃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宮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貽其書友人張栻曰濂溪先生嘗領是邦祠像之立視他州尤不可以緩子盍為我記其意栻既不克辭則以平日與侯共講者述之以復焉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生發政施仁之術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及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嘆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

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予以復明至於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無以亂其正異端空虛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于前聖而流澤于後世顧不大矣哉春秋奉嘗編于學校禮則宜之而况此邦嘗為先生所領之地祠像久焉未設誠缺典也今朱侯下車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為政之本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來者豈不在於斯乎雖然杖又有說焉蓋自近歲以來先生之書徧天下士知尊敬講習者寢多而其間未免或失其旨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談相夸不踐其實反以病夫真若是者適為吾道之罪人耳夫惟淳篤慨惻近思躬履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為不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牆庶几乎可以循序而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

望於來者之意乎

韶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淳熙十年

朱熹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于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扶其私智以馳騫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春陵之墟有濂溪

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既沒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汛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嘗為廣

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北
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
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
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
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推剝而香火之奉亦情弗
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即其故處為屋三楹
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日朔望率諸生拜謁歲春
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三焉而猶以為未
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
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

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郡士多愿慤鮮浮華可
與進於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
賢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啟迪於其後雖
有名世大賢未官茲地亦未聞有能摳衣請業而
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為憐三焉者而德明
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
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記之一言庶几乎有以
卒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
君嘗以學講於熹者因不復辭而輒為論著先生
倡明道學之功以視韶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

之方又記其作與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淳熙
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紹熙庚申

朱熹

邵陽太守東陽潘侯燾以書來曰郡學故有濂溪
先生周公之祠蓋治平四年先生以零陵通守來
攝郡事而遷其學且屬其友孔公延之記而刻焉
其後遷易不常乾道八年乃遷故處而始奉先生
之祀於其間既又以故府張公九成之學為出於
先生也則亦祠以侑焉於今蓋有年矣燾之始至
首稽祀典竊獨惟念先生之學實得孔孟不傳之

緒以授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然自再傳之
後則或僅得其彷彿或遂失其本真而不可以若
是其斑矣乃更闢堂東一室時祀先生以致區區
尊嚴道統之意今歲中春釋奠於先聖先師迄命
分獻而祝以告焉以吾子之嘗講於其學也敢謂
一詞以記之使來者有考而無疑也熹發函三復
為之喟然而嘆曰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
舜以至於孔孟上下二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
屢晦自孟氏以至於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
其明者不能以百歲也程氏既沒誦說滿門而傳

之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為老子釋氏者几希矣然
世亦莫之悟也今潘侯如此乃獨深察而致謹焉
道之明也倘庶几乎雖然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
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
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
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為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
者哉近世讀書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為
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
為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故熹嘗
欲援故相蘓公請刊國史草頭木脚之比以正其
失而恨其力有所不逮也乃今於潘侯之舉而重
有感焉是以既叙其事而并附此說以俟後之君
子抑潘侯學識之長既足以及此矣則又安知其
不遂有以成吾之志也耶紹熙癸丑冬十月庚申
後學朱熹記

南安軍司理廳先生祠堂記

咸淳三年

陳宗禮

濂溪先生周元公祠堂無處不有發揮道統之傳
而為之紀述者簡編既富矣惟南安秋官廳實先
生蒞官之所有甘棠遺愛存焉河南二程夫子遵
父之命執經問道於斯得舞雩詠歸之趣至今猶

可想見於是烏為之祠尤非他處汎泛遙敬之比
先是設像於官廨之門外也已不足以揭虔歲久
廨圯祠亦荒涼咸淳三年趙君孟遠來守是邦因
地懷人欽崇惟謹迺先革舊廨而新之奉先生像
於廨之左昔之頽垣敗屋轉而大楹傑棟迺者起
敬善類忻躍乃走千里請為文以記之竊惟官有
冗暇事有精痛世變政而二之然有道君子不以
此加軒輊也理官以明察為職自謂較出入比輕
重於法律而性命道德之學為無預焉間有置心
冲漠游意太虛實以察詳稽貌則鄙之曰是俗塵
也是吏職也吾何屑於是惟漁溪先生以光風霽
月之標來任典獄防民之事既不上苴厭職暇則
與其徒講求天地萬物混而闢一而萬之理以脉
絡乎聖賢千載之傳豈不體用並該本末具舉也
乎遠稽正範圍未易一、推然庭前之草生意我
同水中之蓮淨植我似既無一物非我則居官之
際豈肯以人命輕用國法又豈肯上下其手以奉
上官喜怒居是官也禮是祠也必盡心焉以廣天
地好生之大德則往哲之風可紹而賢太守所以
興起墜典不為無益矣授筆而書何故不肅初鳩

工於四月辛未告成於七月庚戌為費十萬錢

廣東憲司先生祠記

蔡抗

昔先師朱文公作漁溪周夫子祠堂記曰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夫哉言乎所以闡夫子精微之旨揭萬世義理之準也蓋夫子之學体用一源顯微無間上下與天地同流此豈淺近者所能窺而其見之行事則謹刑一節尤為深切著明夫明刑以弼五教制政以教祇德自古聖人輕重毫髮必致其謹是固陽舒陰慘仁柔義剛以輔教化之不及而好生之心流行不息同胞同体視之如傷於以全人性之天則於無極太極之本體亦豈有間哉夫子辯分寧不決之獄爭南安非辜之囚所至務以洗冤泮物為已任至於詳刑廣東則仁流益遠矣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此夫子之秋肅夫子之春生也深溪萬初民死於石為之滅硯而著令黃茆張空民死於瘴為之緩轡而徐行鄉人候吏惟恐奔走馬蹄旗脚之或後而黠胥惡少則凜然如快刀健斧之將加仁之

充廣形著如是夫淳熙間繡使陸公世良因民之德公也祠于丹荔堂之側有年矣近憲司楊君大異改祠于相江書院今周侯弭節是邦思甘棠之遺首訪舊祠吏以廢告侯怛然曰相江之祠學者之通敬也而所主者教司存之祠官守之常敬也而所主者刑、教雖一而祠有不同夫豈可廢哉亟命汛掃舊宇而謁至焉又慮規模湫隘不足以揭虔妥靈遂闢地於官治之西偏以庶几羹墻之思且貽書俾抗記之抗學於朱子者也酌泉知脉元公於抗有罔極之恩誼弗敢辭竊謂元公之祠遍天下而司存一祠侯獨以為不可廢者何哉廣南十四州生民之命所繫也為部使者旦而瞻是祠退閱未決之獄必思夫子之以剛得中以動而明敢不敬朝夕而瞻是祠退決非辜之囚必思夫子之中正明達燭及微暖敢不敬朔望瞻是祠退而心行乎一路之間必思夫子不憚出入之勤雖荒崖絕島而念慮不可不到也敢不敬祠在是則敬在是敬在是則十四州之民命在是也祠可不復其舊欤此侯之心也嗚呼侯之心非特善一家之學將以開群心有体有用有微有顯之學也非

特為曲江之地將以為天下立心立命之地也前
乎百八十年之既往侯既有以續元公之道後乎
千百世之方來必又有以續侯之心相與引之於
無窮仁不可勝用矣侯名梅叟元公族孫也學行
為世推重近歲以御史經筵召不至改外臺所學
所志未易量云

重修濂溪先生墓記

正德壬申

廖紀

濂溪周先生墓在九江郡南十里許其境最幽勝
先生世為湖廣營道人任南康郡守時爰廬山風
景不殊梓里築書院於山之麓時與二程先生講

道其間熙寧四年遷封僊居縣太君氏鄭母夫人
寔於清泉社蓮花之岑越明年先生卒附於夫人
之左夷考先生應五星聚奎之運崛起於宋天禧
間毅然繼孔孟之緒倡道學之功泄造化之机發
聖賢之秘歷吏治之事具載宋嘉定有封前人有
錄朱晦菴有記胡五峰有序潘南豐有誌趙清獻
公輩有題辭見諸名世大儒手筆居多後學不敢
復僭贅也嗚呼邈先生之墓肇自熙寧六年逮今
五百四十餘年此墓委於榛莽謁者多嘆息弘治
二年九江前守慈谿童公集石修治聳然可瞻仰

正德辛未今守蔚州李公重為繚垣增飭廟宇規制雖秩然而墓之礪硯尚罅馬鬣尚缺埏埴尚有凸凹潴潦芻豢又或灌漑而蹂躪寢弊若此烏足安先生神靈哉正德壬申春戶部主事靖州宋君來司國計謁文廟之明日徃拜先生墓下因覽山川尋故考實謂瞻仰有像展禮有廟脩薦有厨環衛有垣供祀有田守祀有十三代孫倫者墓犹若此揆先生神靈或未安也由是宋君慨然任起廢之責捐公廩陶甃數萬傭工經營越兩月畢行釋菜禮告成于是罅者塞缺者完凸凹者夷灌漑蹂躪者鴻而禁種之完固山川改觀足成廟貌而允安先生神靈矣君有謂士有田第未贍厥子孫復券置墓前田二十畝以贍守祀夫宋君是心也懷賢向道即晦菴朱先生每歷郡縣輒訪先生祠墓汲之表章而尊崇之使天下知聖賢道在天地自不少一日忘者欬嗚呼漁溪先生道在萬世崇比闕里亦不為過但世之宦遊者舉目陋統簡習常安故如宋君之注意崇重者能几何人繼自今始凡讀漁溪先生書仰其人當思踵其迹誦其言當思踐其行窮則身體先生所謂學顏子之學達則

力行先生所謂志伊尹之志相與勉之何患聖賢
之道不明不行也哉謹書此以告未學云





表崇道學大儒墓祀疏



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卻寶奏
 臣切照九江府德化縣南蓮花峰下有宋儒周惇頤
 墓其東北數里有濂溪書院亦為惇頤建臣始視
 學至九江考檢誌傳特詣弔謁見得墓雖僅葺而
 書院久荒重興慨歎此者知府劉璣高友璣等因
 分巡僉事王啟等區畫委屬時加修理墓與書院
 漸次就完又奉巡視都御史林俊行布政使林洋
 等衆議於湖廣道州取其裔孫周綸前來守奉三
 四年間臣屢至弔謁起敬生慕大非舊比蓋



聖明崇儒重道化被中外而監司守令奉行惟謹臣
竊慶之謹按周惇頤生于有宋上契列聖下啟羣
儒語其時貞而復元論其地大而將化開人之功
萬世永賴無庸贅述乃若九江之地生寓精神沒
歲體魄實與故里相類頤百年以來墓與書院久
廢初復而祀不在典誠為未祿惟昔范文正公生
於蘇而葬于洛二處皆有祠祀崇名相也岳武穆
王生于湘而葬于杭二處皆有祠祀崇名將也我
國朝於忠貞勲德禮數加隆至于如此識治君子皆
以為當况道學大儒如惇頤者哉惇頤之後祿大

儒者曰朱熹貫於婺源產于建陽祠祭之典二處
兼舉臣愚竊謂惇頤之於九江如婺源如建當比其
一今墓與書院既各理如故如蒙

聖明重念周氏之學為世宗師表章曠墜實繫親望
乞

勅禮部查檢朱熹婺源建陽事例就令書院

賜以春秋二祭定式擬視行令有司以時行事仍於
鄰近無碍田內撥給數十畝以為裔孫守墓之贍
非特為一方斯文之觀實天下萬世之幸也臣承
之教事欽承奏

勅諭以崇正學為要惟茲祀事宜其一端雖惧煩瀆
不敢不請臣無任戰慄之至奉
聖旨是

崇先賢以勵風教文移

王 啟

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巡湖西道僉事王啟呈
照得本職于弘治十五年分巡至九江府據本府
呈宋儒濂溪周元公世家道州因過潯陽愛其山
水之勝遂築書堂於廬山之阜今在德化縣五里
許山麓有溪發源於蓮花峰下北會于湓浦潔清
紺寒先生濯纓而樂之因揭故里之名寓以濂溪
之號溪上有池種蓮花而愛之作愛蓮說揭於書
堂先生胸次洒落如光風霽月每與河南二程講
道其間庭草交翠而發吾與點也之氣象抽閑啟
鑰默契道体卒孟氏不傳之正學絕而復續至今
仰賴然則作太極圖通書手授二程亦常于此地
至于其沒又塋于栗樹嶺下僅去五里許先生之
母與其二夫人皆塋其內則先生之魂魄固安于
是矣雖極崇奉如 孔廟闕里亦不為過夷考載
典自宋郡守潘慈明重修書院文公先生為之記
及文公守南康先生之子孫自九江府奉愛蓮說

周元公集
墨本于文公則知當時曾有子孫至

國朝監察御史徐傑項璉按察司副使焦宏兩次修
舉今皆圯壞其子孫亦無一人為守祀事及考其
宋道州舊立書院乃援九江賜額為請今九江及
見零落俱無以奉先賢而光世道欲行修理書堂
并濯纓爰蓮光霽交翠四亭以致景行之私欲買
田數頃或量撥白鹿祖穀數百斛請先生子孫一
人守祀未敢擅便等因備呈

欽差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 奉批據呈
崇儒重道至意布按掌印會提學議處停當差人

賈文湖廣布政司轉查真派子孫勸諭前來同心
區處必在優濟繳隨准湖廣布政使司咨據永州
府道州營樂鄉四都里老何添成等呈依會勘得
周元公十二代宗子周賢男周綸長孫仕爵仕祿
的係真派起送前來遂將德化縣德化鄉一圖民
田三十一畝三分陸地六畝一分發給養贍守祀
重修祠堂增置祭田記 傳 楫

皇明正德辛未春予遊九江之匡廬山父老輩欣
然指顧曰腋廬而峰者為蓮花峰頤峰而嶺者為
栗樹嶺賓廬距峰之巔而肖主厥墓者營道周濶

溪先生也寔左母夫人鄭仙居縣君者從遺命也
去墓不三十步有祠志銘顛末於祠之下者先生
友行潘君與嗣也去祠七里有濂溪不他名而仍
營道濂溪者先生不忘故里心也溪上築室榜以
濂溪州堂者先生來二程講道處也草堂撰記壽
石者南康太守仲晦先生也厥土坂德化縣清泉
社隸九江府相遠僅十里許數百年來兵燹繼至
朝代交謝有墓無祠有祠無祀有祀無子孫奉
之我

因朝相傳一博士公僅奉守營道祠祀者弘治庚戌
浙東童公潮始置祭田越戊午陳公哲增置之高
公友亦然癸亥都憲莆田林公俊始東營道博
士公求分派為奉守主又明年提學副使錫山邵
公寶奏

准例朱仲晦兩下祀事自茲祠有祀有而奉守者兼
有之也祠如式祀額羊一豕一春秋行也奉守者
為先生十三代孫綸其人也逮今又十年歲有常
祀祠宇不葺神將何棲奉守有人祀田浸廢額辦
胡自間有二三君子雅重懷之或艱于歲時之不
登或阻于去就之靡常或緩于志力之不勇悲夫

正德庚午春新安汪公淵來同知府事明年春王
公惠以朝

覲北上與舉罔克就公一日喟然歎曰我輩學者賴
先生指南明道德由禮義牧郡土位大夫此事不
為更為何事遽振衣而起相視墓所計工審力附
山求材琢石樹墓大書濂溪先生四字刻于上深
近寸許復增置祭田如後數坵畝於碑之陰殷勤
幹旋其間不減家事嗚呼汪公之心其林郤諸公
之盛心乎綸徵記於予、不揣固陋特述父老公
論以實之俾後之君子苟克奮起是心者有所焉

古人詩

和周茂叔席上酬孟翱太博

古人務樂善見士即推轂今也多忌才對面違賢
蜀顧子嘗喜學幽室未偶燭幸會才翹、深慚識
碌、升堂聽高論惟愁日景促經義許叩擊詩章
容往復荷公引重語玦璫變良玉一違几席未義
娥變昏旭遠聞落帽節賓朋相追逐剩摘籬下黃
痛飲杯中醪清談已忘倦佳篇又相勗畢力為徒
弟強勉攀高躅異時公行道其勢不可獨首頽策

疲蹇助公施蘊蓄舒張太平策散作蒼生福此心
答此惠庶幾不忝辱

題漁溪

潘興嗣

鱗、負郭田漸次郊原口其中得清曠貴結林泉
友一溪東南來激灑翠波走清響動靈粹寒光生
戶牖峩、雙劍峯隱、揀牛斗踈雲互明晦嵐翠
相妍醜恍疑坐中客即是閨門吏為歌紫芝曲更
擊秦人在宵然忘得喪形骸與天偶君懷康濟術
体光動林藪得非仁智樂夙分已天有斷鼻固未
免安能混真守歸來治三徑浩歌同五柳皎、谷
中士願言與君壽殷懃復懇惻雜佩貽瓊玖日暮
車馬徒橋橫莫回首

贈周茂叔

何平仲

及物人心稱物情更將和氣助春榮智深大易知
幽蹟樂本咸池得正聲竹箭生來元有節冰壺此
外更無情幾年天下聞名久今日逢君眼倍明

同周惇頤因博遊馬祖山

趙抃

曉出東江向近郊舍車乘棹復登高虎頭城裏人
煙濶馬祖巖前氣象豪下指正聲調玉軫放懷雄
辯起雲濤聯鑣歸去尤清樂數里松風聳骨毫

題周茂叔濂溪書堂

趙抃

吾聞上下泉終與江海會高哉戶阜間出處濂溪
派清深遠城市潔淨去塵垢毫髮雜遁形鬼神縮
妖怪對臨開軒牕勝絕甚圖繪固無風波虞但覺
耳目快琴樽自左右一堂不為秦經史日枕藉一
室不為隘有尊足以羹有魚足以膾飲啜其樂真
靜正於俗邁主人心淵然澄徹一內外本源孕清
德遊泳吐嘉話何當結良朋講習取說兌

茂叔先生濂溪詩呈次元仁弟 蘇軾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爰及屋上
鳥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
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為
溪之呼先生豈我輩造化乃其徒應同柳州柳聊
使愚溪愚

零陵通判廳事後作堂予以康功名之仍賦

鄙句

知郡胡寅

政拙催科永陵守實賴賢良相可否邦人復嗣海
沂歌倉廩雖空間里有功臣歸去朝日邊吏闕虛
堂得晝眠後園好花初著土前簷新竹已参天貌
貅未飽軍須急赤子如魚釜中泣若知王業在農

素国势何劳夏岌、酒闌四壁讀前碑吏隱猶勝

五馬隨千古濂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江詩此詩年表

以為五峯胡宏所作

題濂溪

天台林煥

我來濂溪拜夫子馬蹄深入一尺雪長嗟豈惟溪
泉濂化得草木皆清潔夫子德行萬古師坡云廉
退乃一隅有室既樂賦以拙有溪何減名之愚水
性本清撓之濁人心本善失則惡安得此泉變作
天下雨飲者犹如夢之覺

乙巳歲除日收茂叔武昌惠書知己赴官零

陵因偶成奉寄三首

蒲宗孟

歲除三十日收得武昌書一紙方寄遠數篇來起
予瀟湘流水澗巫峽暮雲疎不得從容去春風正
月初

想到零陵日高歌足解顏鄉閭接營道風物近廬
山萬石今與廢三亭誰往還不知虔與永二郡孰
安閒

地與江淮近鄉人慰久睽重看斑竹淚還聽鷓鴣
啼湘水晴波遠蒼梧霽色低不知春日靜何似在

濂溪

山北紀行二首

朱熹

予以辛丑閏三月二十七日罷南康郡四月六日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于澄請為諸人說太極圖義先生之曾孫王御彥卿玄孫濤為設席於光風霽月之亭

北渡石塘橋西訪濂溪宅喬木無遺株虛堂唯四壁竦瞻德容睥睨跪薦寒流碧幸矣有斯人渾淪再開闢

平生芳仰止今日登此堂願以圖象意質之中几傍先生寂無言賤子涕泗滂神聽倘不遺惠我思無疆

題濂溪先生書堂二首

千越柴中行

有生同宇宙所欠好江山因自舂陵至留居廬阜間斯文傳墜緒太極妙循環希聖識何事懷哉伊與顏
出城三四里矯首愜遐觀頓覺市聲絕忻從天宇寬
康山書几淨溢浦硯池寒一誦爰蓮說塵埃百不干

江上懷永倅周茂叔虞部

任大中

監州永陵去遠日立江干烟浪三湘濶風帆八月

寒不聞求進路只見話休官種竹濂溪上歸因作
釣竿

濂溪隱齋

前人

溪遶門流出翠岑主人廉不讓溪深若教變作崇
朝雨天下貪夫洗却心

送永倅周茂叔還居濂溪

前人

君去何人最淚流老翁身獨倚南州隨君不及秋
未鴈直到瀟湘水盡頭

送周茂叔赴合州僉判

前人

一帆風雪別南昌路出涪陵莫恨長綠水泛蓮天

與秀蜀中何處不聞香

濂溪謁周虞部

成都李大臨

簷前翠靄逼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間我亦忘机淡

榮利喜君高躅到松閑

留題濂溪書堂

度正

千載斯文倘可求莫春三服共行遊向人魚鳥都
和樂滿眼溪山只恁幽

濂溪詩

宋太史豫章黃庭堅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羹子濯纓不漁民利子又何
有於名絃琴子觴酒寫溪聲子延五老以為壽蟬

蛻塵埃子玉雪自清聰潺湲子鑒澄明激貪子敦
簿青蘋白鷗子誰與同樂津有舟子池有蓮勝目
子與客就閑人聞擘音子不知何處散髮醉高荷
為蓋子倚芙蓉以當妓霜清水冷子舟著平沙八
方同宇子雲月為家懷連城子佩明月魚鳥親人
子野老同社而爭席白雲蒙頭子與南山為伍非
夫人攘臂子誰子敢侮

濂溪識行

睢陽魏嗣孫

分得庐山水一溪濂名萬古合昭垂光風霽月依
然在肯與人間較盛衰

濂溪雜詠二首

潘之定

當年太極揭為圖萬有皆生於一無動靜互根誰
是主試於靜處下工夫
濯纓渾上少徜徉手把通書四十章除却誠通與
誠復更無一事可商量

愛蓮詩

朱熹

聞道移根玉井傍開花十丈是尋常月明露冷無
人見獨為先生引興長

遊濂溪辭

鄒粵

度營川之修梁子遡其瀕而走西路平原之淤沲

子容飛蓋而並馳行將半於一舍子折而涉於荒
蹊林漸開而阜斷兮隱約聞乎鷄犬亟引鞭而前
望子萃或瓦而或茨逢翁問之奚所子翁告予以
漁溪閩民氏而皆周子本其系之為誰伊茂叔之
故家子自鼻祖而占茲後昆出於兵燼子逢掖淪
於牛衣訓先生之所復子已乎莫之知也從先生
之已遠子曷慰乎我之思也雲山矗而崇：子豈
絕塵之姿乎泉不激而冷：子抑絃誦之遺乎百
世秀而不枯子豈道之光輝乎少長羣而不囂兮
抑遺俗之未衰乎彷徨乎奚恐徇而去之途日莫
子既去而猶遲：幸賴垣與敗級子存故基而未
夷還可耕者數畝子昔帶經之所治森一丘之梧
檟子亦夙昔之所規蓋求其他而弗得子尚矚此
而庶几惟先生之蚤歲子逢彼百羅奉親學於渭
陽子仕謀歸而願違故湓江之所築子忘此溪於
門楣何山谷之不審子指蓮峯而實之病後人之
迷益遠子曰廉與濂義殊而音睽妄取廉而增水
子由媚客而請詩嘻其本之不覲子宜所言之皆
非吾聞南公之語此子云榘輿於唐之時元結之
刺道子事率爰竒以泚洵與洙沔子賁九泉而為

題道人祖結故智予溪得名之是依曰義殊而非
類予奚恣洩之不疑曰音睽而無取予直與直亦
參差而不齊故漁者以德而媿水予遠矣昔人之
所貽先生之素梓予他寓而是思何以療世之惑
予寄鍼砭于此辭

祭文

墓祭文

孔文仲

嗚呼童蒙之歲隨宦於洪論父之執賢莫如公
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公二永州
嘗以旅見公貌雖衰不以憂患主簿江西公使於
南視公如得豈進之貪二十年間再覩長者雖云
不屢意則翰寫廬山之麓是曰九江皆非土人來
寓其邦此願彼期終為鄰里如何今歸乃弔公子
嗚呼公之平生耻不明時壅培浸灌厥聞大馳有

文與學又敏政事絕今乃比伊傅自視出其毫纖以惠百城千里之足尋尺于征民瘼以療自病易州謂宜復騁遽掩一丘公之於人悖萬久長有志無年孰聞不傷况如不肖辱公知厚通家之密中外之舊再拜墓下矢哀以辭情長韻短續以漣沔

南康祠祭

朱熹

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於天上繼孔顏下啟程氏使當世學者得見聖賢於千載之上如聞其聲如睹其容授受服行措諸事業傳諸永久而不失其正其功烈之盛蓋自孟氏以來未始有也熹欽誦遺編獲啟蒙吝茲焉試却又得嗣守條教於百有二十餘年之後是用式嚴貌像作廟學宮并以明道先生伊川先生配神從享惟先生之靈實鑒臨之謹告

潭州遣祭

朱熹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八月己丑朔二十有八日丙辰朝散郎秘閣修撰权發遣潭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賜紫魚袋朱熹謹遣學生迪功郎道州寧遠縣尉馮允中致祭於濂溪先生周公於皇道休

湯穆無窮義農既遠孔孟為宗秦漢以還名崇實
否文字所傳糟粕而已大賢起之千載一逢兩程
之緒自我周翁清瀟之原有嚴貌像欲覲無因徒
有悵望吏以毀告閔然於衷出金少府往佐其攻
爰俾諸生敬陳一酌先生臨之有赫無昧尚饗

濂溪祠祭

王啓

洙泗迹逝大義乖違賢哲篤生文明應奎濂水之
源一倡月巖之光遂輝意思發洩於庭草道体灼
見乎精微闡百代圖書之秘啓千載人心之迷二
程從之道學復恢偉哉有功於聖門未今丕獲乎
依歸有祠翌、享祀維時光霽如在庶以慰吾人
仰止之私

濂溪故里祭文

寧遠雷復 侍郎

生先生之御曠望乎百世之下履先生之墓慨慕
乎百世之前、乎百世絕學賴先生以繼後乎百
世斯文賴先生以傳生意猶存藹、庭交之草春
風尚在亭、手植之蓮嗚呼庐山蒼、九江湯、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祭道國公文

新建符鍾 道州

嗚呼夫子之學誠立明通夫子之政和毅從容以

學以政教萬世無窮者夫子之德之功予生千載
竊仰高風不圖忝守茲土獲登夫子之堂拜夫子
之貌而覩夫子後嗣之雍：嗚呼乃知聖脉千古
攸鍾予生不敏叨此官守恒切銜：尚賴夫子大
啟我聰俾弗迷於政以免夫鰥痼

謁元公祭文

戶陵陳鳳梧

湖廣提學僉事

道在天地太和元氣公得其全中正純粹体用一
源隱顯無二上探羲農以承洙泗二程授受實大
其傳斯文再闡如日中天瞻維春陵公之闕里祠
像儼然雲仍伊通幻讀圖書長而無似幸叨公御
領諸教事瞻望光霽五年於茲展謁之始如寐斯
蘇爰蓮有亭濂溪有水維公此心千古如是敬采
泮芹奠于祠下公其臨之佑茲文化

謁元公祭文

嚴陵魯承恩

永州府同知

天地之道具于吾心先生先覺：我後人三代以
還道表文弊或矯：以立名或栖栖為祿仕或規
規乎註疏或囂：然媚世空言濫觴真道之棄一
節雖高於世無濟先生盡傷究其根領博學力行
自我立命道苟可仕不辭蔭補官可濟民甘心書
簿久速仕止步趨 先師闡範曲成不識不知或

者以先生之道在乎太極不知先生道大光明不在於圖而在於躬行有素也不然未能孚于時何以垂於後未能行於人何以質諸天地觀其吟風弄月優游閒居圖書之秘易箒方示或又以先生之學由靜入門嗚呼先生終日行之未見一語於及門之徒夫何言哉先生真獨得孔氏之傳也夫承恩愚陋竊祿茲土幸登故里實切瞻依姜牆寤寐川遊雲馳特牲醴酒聊表仰思

謁元公祭文

吉水周子恭

永州府通判

仰惟先生邈世之聖不由師傳粹然至正仕苟為

貧雖小官有不辭學苟為道雖人不知而無悶道德性命之蘊僅見於圖書而其無言不盡之效卒莫窺其兆朕從容和緩之色僅覩夫光霽而其行藏屈伸之妙卒莫測其淵深當蔭在門惟有二程先生不強人以未到惟開其說而不竟既而二程有得自稱体贴尚不歸功於先生之門而况於修飾之士章句之儒又烏足以知其真乎予恭自幼學道既壯無聞虛負歲月良愧此生幸而不死之良耿、猶存數年以來究先生之歷履探先生之為人而希慕一念若有授而授之者恭亦不自知

其所因也今者拜官在永潯踐先生之位巡歷在道復造先生之庭情切瞻仰特致酬薦嗟夫蓮草俱在風月傳神先生之教曷其有罄子恭而苟不情于向往之志焉往而非先生之所陰佑而默成者哉先生有實尚鑒斯文

謁元公祭文

武進唐瑄

永州府知府

惟斯文之具喪實與世之汙隆慨微言之既絕紛千載而塵蒙諒有開其必先迺豫徵于星聚繫夫子之挺生蓋早成而默契極精蘊之沉郁肇啟鑰於圖書言有至而弗盡意獨得而有餘若大明之始升夜冥晦而復旦若多途之迷方指大道而羣鄉昔仲尼之真樂惟顏氏其庶幾乃夫子之光霽歷異代而同歸瑄也蚤服膺於聖教幸假守於茲邦覩河洛而思績入魯阜而升堂嗟庭草之已宿覽風月之慨然聊寄辭於一奠邈景行於前賢

謁元公祭文

太和王宗尹

永州府通判

公之學以無欲為功以無極而太極為宗自修自誠自明自信蓋有聖人之德闡然而不欲以自見也是故趙清獻當時名公也猶不能識之於一時伊川及門高弟也且不能識之於終身其他可知

也已昔孔子贊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公寔有焉宗尹修行矯名淺中揚已不足以讓於公之學也然一念不死向往有期神固有知啟我荒迷

謁元公祭文

萬安蕭文佐

永州府通判

竊惟聖賢之生每須真元之會蓋將以啟時運之隆續道統之墜孔孟既沒聖遠言湮而我元公篤生於春陵舜塚之墟九寢宰嶺瀟水漪而靈發鄒

魯者再見於斯則造化之培其始也有聖之資既孤而依彼龍圖公二十年涵養積盛乃自得師撰圖著書心學是究波衍程朱萬世領袖文佐鑽仰終身竟未之由然而歷古虔登鬱孤於分寧遵其跡于湓浦則於公受授之次嚴恕之施實垂緒於洪都屬土是故得以竊聞其一二乃今以公之官入公宅里玩月巖味聖泉瞻拜高風似於公有親就之緣噫道本無聞心切追蹤祭拜慙、願迪嶺蒙

謁元公祭文

顏

鯨

湖廣提學副使

皇帝即位之二年是為隆慶戊辰慈谿顏蘇視學楚
藩以六月庚辰行部至于湖南由永郡竣事趨柳
州道出春陵謹齋祓用牲釋奠於

宋大儒周元公濂溪先生之祠曰於呼先生、千
載絕學之後而能超然默契聖人不傳之秘主靜
兩言無欲一要直截易簡昭如日星於乎小子乃
甘以形骸爾我之私勞、焉終身戰於煩惱醉夢
之場真先生之罪人也修之則吉悖之則凶心為
太極汝將焉從聖凡平等天地同宗敬述斯言用
告群蒙而以質夫先生尚饗

謁元公祭文

汝陽趙賢

維萬曆二年歲在甲戌三月丙子朔越二日丁丑
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汝陽趙賢以巡歷至道州敬為牲醴香
帛之儀謁真

元公周濂溪先生祠下而致辭曰先生、三湘九
疑之間當聖逝言湮之後乃於斯道不由師授獨
契本原圖說易通闡幽發秘固義文孔顏千百年
心法之傳也蓋其所謂豪傑之士士無待而興而
其言雖聖人復起不能易者也賢蚤歲讀其書玩

其旨而想見其人餘二十年矣頃有天幸過其故里訪其遺居適濂溪營水之源覽龍山秀嶺之勝池蓮庭草霽月光風若或親炙之也豈非生平希奇之覲哉願賢役、焉自從事於口耳之末簿書之煩茫乎此心靡有得也謁先生之祠瞻先生之像猛然有深省焉能無愧乎能無惧乎以先生之實而鑒於賢一念嚮往之誠亦將有以默啟之而俾不終自棄已也敬奠先生不勝景仰尚饗

祭文

東郡丁懋儒

維

萬曆三年歲次乙亥二月庚午朔越二日辛未湖廣永州府知府丁懋儒謹以香帛之儀致祭於宋濂溪先生周元公之神曰儒生也晚幼承家學周公而上孔子而下布在方冊者靡不殫究間又曲阜詣闕里周封孔堂如克見聖經鄒嶧山拜孟祠下而巖、氣象若酬酢焉先生生於舂陵去中土數千里恨不能至其地以見若曲阜鄒峰名山太川考斯文之肇起也客歲補永郡訪故里讀遺集景向滋甚精誠既久敢申虔告儒向有知弱冠後博求佛老之書兀然靜坐窮日夜之力謂庶几有

所啟發然若空長生皆未免有意則求之先生之言而有悟質之六經孔孟無弗合焉不外人倫日用而通乎性與天道不落言語文字而非遺脫世事不必求諸外物而在我無所不有但當隨處體認而功效自然斷不可誣則先生之誨我已非一日深愧夫未之有得也竊怪乎學先生者高明多求速化沉潛不免牽滯則所以印先生之心飲先生之醇紹先生之統世豈無若人乎儒不能無感於斯惟先生鑒只尚饗

謁元公祭文

德安何遷

先生之學妙契先天圖書之著大道彰焉以繼往聖以開後賢渾淪再闢永衍正傳廬山之麓祠墓森然春秋祇薦儀典相沿夙志聖學仰慕有年茲倅是郡益激惓惓卜吉展拜薄陳豆籩誰其配之明道伊川嗚呼先生往矣神弗俱湮冀牖我明冀鑒我虔尚饗

書院開講祝文

趙崇憲

孔孟既沒天其將喪斯文乎斯文之未喪則我先
生發揮講明之功也廬阜之麓濂溪之湄先生之

書堂存焉像塑僅設室宇湫隘無以興起士心先生之道殆猶鬱而未宣也崇憲奉

天子訓辭未守此邦用敢度其堂宇之左偏廣築為學舍二十六區蓋將選邦人之俊秀者朝斯夕斯以茂明先生之業惟先生陰惠我多士相協厥居克昌斯文豈惟予未學不遂徯志異時人材輩出將越我 國家萬年實嘉賴之

祭文

惟公闡明道學上契古先指授圖書下開統緒功紹六籍名垂兩間躡魏攸歲先霽如在茲惟仲春薦事有期 國典肇祔司存是寄駁奔敢後向往弥深

附錄

謁元公祭文

德安何遷

惟公嗚呼

先生之學妙契先天圖書之著大道彰焉以繼往聖以開後賢渾淪再闢永衍正傳廬山之麓祠墓森然春秋祗薦儀典相沿遷夙志聖學仰慕有年茲倅是郡益激慇懃卜吉展拜薄陳豆籩誰其配之明道伊川嗚呼先生往矣神弗俱湮莫躡我明冀鑒我虔尚饗

刻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跋

道之大原出於天：不愛道每垂象示人而惟聖賢為能契其妙蓋因時以為之顯晦者也故河圖出而伏羲生易斯成焉洛書出而神禹生疇斯叙焉世之論道統者僉謂自堯舜以來幾絕復續孟子而後乎五百餘年能筆罔著書繼往聖開來學者元公一人而已然不知公崛起春陵月巖垂竅宛然無文之罔先天秘奧天寔跡之於時五星既麗於天復化生五墩繞宅里以應五星之象是天有至粹地有至精元公實應期而生是為至人三

才相待以有成其理信不誣也植自髫髻知學已
切景仰及倅永理刑事值寅長會泉王公守齋卻
公岷南紀公咸遠於理學仰公道德實出同然癸
酉冬植叔視州家得造公故里遡濂溪躋月巖想
像其光霽實不以謏劣自安銳意崇重前所有五
星墩者久已淹沒居民因捐金恢之里有祠一層
於礼制尚有未備也復市近宅田大拓其址鼎為
營繕新以重門繚以周垣祠後增以重室旁則翌
以宿齋所丹堊彰施視昔倍異又以公之道雖昭
揭日月然匪集胡傳四方之士有慕公而不獲游
公之里者又何所觀法也乃命拾公家乘若干篇
並御達東川蔣公得之九江者亦若干復與蘭亭
黃公自洲呂公虹洲陳公暨諸鄉先生考訂成帙
壽梓用廣其傳時撫臺趙汝泉翁以巡行過其里
亟陳詞致薦以抒素仰而守道郭草塘翁巡道邊
少微翁偕與焉皆義植所為且以公之絕學屬望
於鄉之後人於是乎自公歿五百有餘歲矣植偶
欲興起其道傳而當世名碩如諸公者乃不謀而
自合如此得非景運重開道之在公者將大明於
世啟佑我

國家無疆之祚矣乎書成喜熾疆贄教言以紀時之
勝云

萬曆二年甲戌春三月本府署道州事推官崔植
撰

刻濂溪集跋

先生生於營道而卒於江州
故郡世有先生之墓祀焉或
者謂先生貧不能歸遂終於
此非知先生者也先生雅志
林壑不為世故所窘束凡遊

歷所在遇佳山水輒盤桓數
日而忘去畱當時請移南康
軍也亦以此嘗過江州止廬
山之麓酌溪水而甘之即不
忍去遂構書堂而揭故里之
名名之觀其語友之辭移太
君夫人之窆宅幽江土則先
生書揭於此室皆預定之意
也豈為貧之故哉貧固先生
所素安也嗚呼先生平生所
歷山水多矣而平泉莊雅構
直與蓮花峰對焉則知廬山

之高溪水之清動靜循環相
為流通而不窮者皆先生之
神之所寓也然則天作斯山
得人非有所待而能神是集
之刻所以載先生履歷之詳
而并繫之以文文也者所以
稽其道也履歷也者所以論
其世也先生之始終本末一
以貫之者庶可考而會其全
矣憲江人也仰止高山光霽
在目能無興起之思邪因僭
言之以幸私淑

周元公集

嘉靖十四年乙未孟秋

賜進士出身蓮峰山人王汝憲

識

